己卯科福建鄉試闈墨 卷一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福建鄉試

題目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考試官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阿　金　雲貴鑲白旗滿洲人辛未進士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潘鵬雲 健六山東樂陵縣人壬戌進士

同考試官

福建福州府閩縣知縣和氏璽 荊石直隸永年縣人辛未進士

福建福州府羅源縣知縣陳千宣 蒔莽湖廣新寧縣人甲子貢士

福建漳州府漳平縣知縣陳好善 服道廣東長寧縣人辛酉貢士

福建建寧府政和縣知縣李熙羅 荊山陝西韓城縣人辛未進士

江西建昌府瀘溪縣儒學教諭徐徽 慎五江西高安縣人戊午貢士

江西建昌府南城縣儒學教諭劉思敬 台仙江西南昌縣人壬子貢士

浙江湖州府儒學教授徐上成 鶴阿浙江青田縣人丁酉貢士

浙江金華府儒學教授周萬基 青霞浙江西安縣人庚子貢士

廣東惠州府海豐縣儒學教諭鄭杜 可六廣東南海縣人戊午貢士

廣東惠州府和平縣儒學教諭譚良珙 燦叔廣東順德縣人戊午貢士

中式舉人八十一名

第一名張遠 侯官縣監生 易

第二名林源 莆田縣附學生 書

第三名王士穎 閩縣附學生 詩

第四名趙翹曾 晉江縣監生 春秋

第五名李世茂 泉州府學生 禮記

第六名　黃騰鳬　泉州府　附學生　易

第七名　張夢雷　閩縣　附學生　詩

第八名　鄭演　侯官縣　附學生　書

第九名　王兆惠　侯官縣　附學生　易

第十名　鄭中楷　同安縣　附學生　詩

第十一名　魏履成　惠安縣　增廣生　書

第十二名　高錫爵　長樂縣　增廣生　詩

第十三名　陳元麟　海澄縣　學生　易

第十四名　陳景璁　僊遊縣　學生　禮記

第十五名　劉一駿　建陽縣　附學生　春秋

第十六名　何維颺　惠安縣　學生　書

第十七名　林佶　福州府　拔貢生　書

第十八名　陳亨造　漳州府　增廣生　易

第十九名　劉傳　永春縣　增廣生　易

第二十名　鄭國器　福州府　增廣生　詩

第二十一名　李如杏　福州府　附學生　詩

第二十二名　梁芑　邵武縣　學生　詩

第二十三名　林鵬揚　南安縣　附學生　詩

第二十四名　施奕簪　安溪縣學生　春秋
第二十五名　林緒光　閩縣附學生　禮記
第二十六名　黃如勤　莆田縣附學生　書
第二十七名　黃鼎　沙縣學生　書
第二十八名　鄭徵　南靖縣學生　易
第二十九名　許宗岳　安溪縣學生　詩
第三十名　陳羨臣　閩縣學生　春秋
第三十一名　林助　尤溪縣學生　詩
第三十二名　連一鳴　同安縣學生　易

第三十三名　吳應巽　福州府學生　易
第三十四名　黃寅亮　晉江縣附學生　易
第三十五名　陳鳳文　僊遊縣增廣生　詩
第三十六名　陳希孟　長樂縣附學生　詩
第三十七名　薛爌　漳浦縣增廣生　書
第三十八名　謝憲　甌寧縣學生　易
第三十九名　王光瑞　同安縣附學生　易
第四十名　王芬露　永定縣附學生　禮記
第四十二名　鄭芳標　閩清縣學生　春秋

第四十二名	吳最	寧洋縣	增廣生	詩
第四十三名	蘇潮	長泰縣	附學生	書
第四十四名	翁葉峻	福清縣	學生	易
第四十五名	李五福	海澄縣	附學生	詩
第四十六名	熊孫鶴	永定縣	學生	春秋
第四十七名	李璜	泉州府	增廣生	春秋
第四十八名	祝欽宸	福清縣	增廣生	易
第四十九名	陳元捷	德化縣	學生	易
第五十名	張成章	永定縣	附學生	詩

第五十一名	施雯	福州府	附學生	詩
第五十二名	蕭天華	同安縣	學生	禮記
第五十三名	周夢錦	寧化縣	附學生	詩
第五十四名	李必遇	福州府	附學生	詩
第五十五名	丁珍	上杭縣	學生	書
第五十六名	楊宗澤	南安縣	學生	易
第五十七名	黃志弼	永春縣	附學生	易
第五十八名	李必緒	惠安縣	附學生	易
第五十九名	郭國懿	惠安縣	附學生	易

第六十名	郭其琦	晉江縣	附學生	書
第六十一名	林　霖	侯官縣	學生	詩
第六十二名	丁繼離	邵武府	學生	詩
第六十三名	葉遇時	泉州府	附學生	易
第六十四名	阮遇春	寧德縣	學生	書
第六十五名	林寶樹	武平縣	學生	詩
第六十六名	陳　鏊	閩縣	附學生	禮記
第六十七名	陳起蛟	興化府	附學生	書
第六十八名	賴允元	永安縣	學生	易
第六十九名	柯繼甫	南安縣	學生	易
第七十名	蔡　芳	泉州府	學生	易
第七十一名	熊孫蘭	永定縣	附學生	禮記
第七十二名	翁詠榴	福州府	附學生	詩
第七十三名	魏元琦	漳州府	附學生	易
第七十四名	陳宗楷	晉江縣	附學生	書
第七十五名	鄧天山	漳州府	學生	詩
第七十六名	鍾嘉禧	長汀縣	附學生	詩
第七十七名	胡向榮	羅源縣	附學生	詩

第七十八名　陳樞　永安縣附學生　書

第七十九名　顏天球　德化縣附學生　詩

第八十名　陳與謙　沙縣學生　詩

第八十一名　粘拱斗　晉江縣監生　易

子貢曰君　升也

易一房閩縣知縣和氏璽閱薦　張　遠　第一名

不知聖者不慎言援天以警之焉夫一言之得失知不知攸分也何子禽之不慎言耶觀于天之不可階即可以觀聖矣昔子貢在聖門列于言語之科又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聞子禽之言而警之曰人日戴天而不能測天之高日遊聖門而不能測聖之大然不能測天之高未有不知天之高者不能測聖之大未有不知聖之大者乃不意擬人非倫之言近出于同堂受業之人得無貽譏于知者耶吾夫子學紹虞廷而上律天時昭然若日星之在天不可企及而一時之人有以博學言夫子者有以多能言夫子者究

之聖德淵深固非一言所能窮其底蘊即吾黨之士亦有以賢于堯舜言夫子者有以出類拔萃言夫子者自非知識明通焉能一言窺其涯涘今子之言若此知耶不知耶若以為知知者無此言也以為不知胡為而出此言也君子之于言無所苟而已亦知夫子之為夫子何如耶以夫子之循循善誘詩書禮樂何嘗絕人以扳躋然以生安之哲又益之以修為可望也不可幾也斯可仰觀而得之矣以吾儕之朝夕追隨文章性道何嘗不深人以寤寐然以啓迪之久又加之以黽勉可聞也不可盡也斯可曠觀而悟之矣不觀之天乎天蒼蒼而高也其有所紀極耶無所紀極耶自卑而視之天不加高自高而視之彌見其高也夫子猶是也天浩浩其遠也其可以尋丈計耶不可以尋丈計耶見以為近忽若以為遠者矣見以為遠彌見其遠者矣夫子之不可及猶是也由此觀之可階而升耶不可階而升耶可及耶不可及耶慎爾出言易哉君子其庶幾乎

子貢曰君　張遠

夫微之顯　此夫　　張　遠　第一名

鬼神之德微而顯一誠之所為也甚矣至微者鬼神至顯者鬼神也微而之顯非誠之昭著者乎今夫天地一理而已矣然理無形而氣有迹不得不寄其機于鬼神鬼神一氣而已矣氣有盡而理無盡不得不究其原于理然則屈伸者氣也其所以屈伸者非氣也理也如不見不聞非鬼神之微乎或有以微疑鬼神者以為陰陽之消長相與寘于淡定之天而不知鬼神之微非微也鬼神之微微而顯者也體物不遺非鬼神之顯乎或有以顯疑鬼神者以為健順之流行相與昭于俯仰之際而不知鬼神之顯非顯也鬼

神之顯顯于微者也若此者何也其皆誠之所為乎理之虛者豈可以為造化之機誠則非虛矣鬼神無體以物為之體物無體以鬼神為之體則凡精氣遊魂之變莫非造化中必至之情也不然即一物之消息盈虛已多相妨況百物之繁誰為宰之有誠覺宇宙之皆真矣理之偽者不足以為二氣之良誠則非偽矣鬼神無聲驗之祭祀若有聲鬼神無形驗之如在若有形則凡屈伸往来之交莫非翕闢中自然之旨也不然當百物之春榮秋謝一夕而遍彼六合之遥誰為傳之有誠覺天地之皆實矣則亦何必更言德哉誠即德也天下惟誠足以感人鬼神主感者也人第見鬼神可以感人若有黙率于其間者抑知精意之所孚雖欲遏之而不可遏有如此夫抑亦何必更言微顯哉誠即微之顯也天下惟誠足以動物鬼神主動者也人第見鬼神可以動物若有潛移于其際者抑知無妄之所被雖欲秘之而不可秘有如此夫然則微非顯不著顯非微不神誠之不可揜如此不可以觀鬼神之德之盛耶

夫微之顯　張　遠

民事不可　一節　張　遠　第一名

為國以民事為急証豳風而益信矣夫農為邦本事固莫急于此者曷不觀之豳詩也夫孟子若曰今之言為國者大抵黜王道崇覇術以縱橫為能事以吞併為武功即有籌及閭閻者亦不過竊地力開阡陌而已有告之以邦本之計則以為迂遠而不切于事情噫噫是固可以為國耶殆未嘗讀豳風七月之詩矣公問為國乎國之事有可緩者有不可緩者可緩者城戍之事車徒之事供億之事是也不可緩者于耜之事芟柞之事刈穫之事是也可緩而不緩則殆不可緩而緩則危君人者無務其可緩而務其不可

緩則本計得矣進言者曰蕞爾國介于強鄰以厲甲兵睦與國為急務語及民事謙讓未遑矣孰知國以民為本苟無民何以國也况國大則民逸國小則民勞勞固勤之階也君謀其勤可矣抑民以農為先苟非農何以生也况國富則民奢國貧則民儉儉固農之本也君圖其儉可矣不觀之豳詩乎既曰晝爾于茅矣復曰宵爾索綯力于晝而復力于宵也自君視之毋乃太急乎而民猶以為緩也既曰亟其乘屋矣復曰其始播百穀亟于乘而復亟于播也自君觀之或可少緩乎而民先自不緩也苟可緩也則暇豫優遊與民休息固豈大之弘規也如不然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亦豳人之遺意矣夫豳固大國也興王之祖也其勤民事也如此而况滕乎自卯至豳固草創也綢繆之始也其念民事也如此而况今日乎是在公加之意耳

民事不可　張遠

子貢曰君　升也

書一房羅源縣知縣陳千宣閱薦　林　源第二名

不慎於言者不知聖人之猶天也夫子禽苟知夫子之不可及何至言之不慎也觀夫猶天之一言子貢誠知足知聖哉且聖門之稱知聖者莫如子貢而善言聖者亦莫如子貢其平日之恭敬推遜者豈特謂師弟之分固然哉亦以為天人之境迥別也而不意子禽乃有豈賢於子之一言也故就其失言而責之曰異哉吾子之不知夫子也異哉吾子之不知夫子而妄言夫子也子亦知言之所係綦重乎一言之間甚微也而知不知之分甚鉅也知而言言即為知而苟其不知毋寧不言是以古之君子恒兢兢焉慎之

夫苟慎之至則其知必精知既精則其言必當有時出一言以定詣極之宗識者必以為知而不疑其近于夸即有時出一言以極尊崇之量識者必不以為不知而轉以為道其真夫何至如吾子之不知夫子而妄言夫子哉雖然無惑乎吾子之不知夫子夫子原處夫不可知之域也思勉俱絶之際望之若易而即之則難擬議俱窮之候慕之愈深而求之彌遠知之者曰此不可及也而不知者或反以為一蹴而可幾知之者曰此非猶夫人之不可及也而不知者或反以為層累而可至噫是何異夫遊浩蕩之域而謂蒼蒼者可升也是何異夫處丕冒之下而謂高明者可階而升也甚矣其見之謬也賜不敏不能及夫子之萬一然而固其下者未嘗不知其高請以一言盡之曰夫子猶天然若夫日戴天而不知天之不可升日親聖而不知聖之不可及妄相論議貽識者之譏則固賜之所不敢出也

子貢曰君　林　源

夫微之顯　林源　第二名

觀微顯之無間而知氣之本乎理也盖使鬼神非誠則微者終微何以顯而不可揜乎此以知理氣之合也中庸意謂鬼神之運乎兩間者謂是氣爲之也使非有理以宰乎其間則托乎虛者或反遺乎實氣化不幾終窮乎吾故由鬼神之德而終思其所以盛也天下無氣則無物故萬物之生焉息焉者黙運無乎不周天下無理則無氣故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息者化機無乎不密試思視之而無形者可不謂微乎乃紛紜蕃變擧天下之有形者不能外焉而皆自無形中来矣微之顯也聽之而無聲者可不謂微乎乃日

出不竭舉天下之有聲者不能離焉而皆自無聲中出矣微之顯也夫鬼神何顯而不可揜如此乎曰惟誠之故當夫太虛之中萬物本自寂然無何而有形無何而有聲意者後起之數得而參之乎而無是也天地間實有是屈而必伸消而必息之理而人事由之日盛品物以之流形雖欲以後起參之而不得也蓋誠之不可揜於體物之始也如此迨夫長養之繁萬物又自森然無何而有形者無形無何而有聲者無聲意者虛妄之端得以間之乎而無是也天地間實有是來而必往聚而必散之理而氣機于焉內歛大和于焉保合雖欲以虛妄間之而不得也蓋誠之不可揜於體物之終也如此要之誠不在鬼神之外故鬼神亦不在物外誠為鬼神之體而不可揜故鬼神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微顯之無間若是不愈曉然夫德之所盛哉

夫微之顯　　林　源

民事不可一節　林　源　第二名

以民事策滕君咏詩而愈知其難緩矣蓋民惟邦本事固不可緩矣況民之不自緩者已有然乎為國者盍誦豳風之詩今世之論治者豈不日皇皇乎有所事哉乃舍其所當務而喜功好大之是圖語以稼穡之艱難若罔聞知焉是殆未嘗取古人之廸君者一諷詠而得其意也公問為國乎合貴賤而待理者國不知幾何人也而善謀國者必先謀民養不啻民之自為謀者此何以故統智愚而胥治者國不知幾何事也而善治國之事者必先治民之事並不啻民之自治其事者此何以故誠以國之所與立者惟民而

民之所最急者惟事是故禮樂刑政皆後事之圖惟茲于耜舉趾無日不深于寤寐豈好勞哉一事廢而百事皆隳矣雖欲寬假焉而不得也即修救修備亦非先事之圖惟茲築場納稼無時不切于君心豈徒勞哉一事舉而庶事可興矣雖欲姑待焉而不得也存不敢緩之心而行不敢緩之實方且為之勞來勸相民雖惰也而必作其勤方且為之慮始圖終民雖安也而必勵其氣而況乎民之不敢惰而不敢安者有如豳風之詩之所咏哉今觀其言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夫三時之暇方聚處而慶盈寧而東作將興且旁皇而謀趨事其于茅索綯也莫或迫之而若或迫之矣其乘屋之亟也莫或驅之而若或驅之矣民之不自緩其事也如此為國者其可緩乎不可緩乎公亦誦豳風而加意焉可矣

民事不可　林　源

子貢曰君 升也

詩三房漳平縣知縣陳好善閱薦 王士頴 第三名

聖不可輕言惟知足知聖者能形容之也甚矣聖如夫子固所難言也而況不慎所言乎擬之猶天真知足知聖之一言乎且夫世有聖人其德固超然泯乎聲臭之表浩乎忘其思議之勞者也吾黨之趨承其下者孰不相與欽仰而樂為忘言哉然苟執言以論聖人而所論者已淺況乎其昧然以為言也吾知聖人自若而言之者已先失矣如吾夫子者以天縱之聖懋達天之學斯固吾黨所欲及之而猶且不可也何子禽者不明夫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而妄執仲尼豈賢於子之一言以謂子貢哉噫斯言也其知夫子

耶其不知夫子耶如知夫子也則不宜有是言如不知夫子也則不應有是言而子貢則皇然有以警子禽矣且惕然有以尊夫子矣曰子之妄有此言也其昧於夫子也亦未奉教於君子矣何也言本於心有心之明而為言者有心之昧而為言者然而言不在多即一言而知其心之明者即一言而知其心之昧何子言之不慎也毋乃不知實甚今夫論人者必知者能之而不知者不能也吾試與子深求夫夫子微窺夫夫子而夫子不易知也今試與子即可見者以擬夫子即易明者以象夫子而夫子可共喻也然吾何以言夫子哉是知不極其高者不足以言夫子不極天下之至高者不足以言夫子不極天下之至高而不可升者不足以言夫子然則高孰如天至高又孰如天至高而不可升者又孰如天耶今夫天蒼蒼自運莫知其量默默自處莫測其極雖可仰也而究不可即矣今夫夫子文章可見而性道難聞下學可求而上達難悟雖可師也而究不可學矣夫子之不可及也殆猶天然吾今與子日侍夫子之側猶日戴乎天之下也子不知夫子獨不見天乎而乃執一言焉仲尼豈賢於子其亦以天為可階而升也天可階而升知者之言固若是乎吾願子一仰觀焉當以慎言為急無致貽譏於君子焉可矣然則觀於此言而子貢之知足知聖者可益

信矣

子貢曰君　王士顯

夫微之顯　此夫　王士顯　第三名

中庸以誠立教於鬼神發其端焉夫鬼神惟誠故微者非虛而顯者非迹也其不可揜何其盛哉且中庸一書皆言誠之書也是故約之為誠身之事推之為誠明之功廣之為至誠之業而啓其端者則見於夫子之論鬼神若曰吾向者以為不見不聞鬼神蓋微甚也今而知其微不終於微也夫微不終於微蓋必有所以主於微之內者而後有如此之不終於微也吾向者以為體物不遺鬼神蓋顯甚也今而知其顯不始於顯也夫顯不始於顯蓋必有所以宰於顯之中者而後有如此之不始於顯也其微之顯也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太極之統乎萬象也而二氣分焉其陰也為鬼其陽也為神而陰陽之精則惟誠使非有誠為之運則二氣亦無以大其用故其微也鬼神為之其顯也鬼神為之而其間之微不一微顯不一顯則非鬼神之微之顯之也夫微顯難測則其所由以微顯者亦安能測其所極也乎太虛之涵乎萬有也而一氣凝焉其散也為鬼其聚也為神而聚散之原則惟誠使非有誠為之體則一氣亦無以著其能故其微不一微也鬼神為之顯不一顯也鬼神為之而其間之微不一微而非資乎顯以為微顯不一顯而非借乎微以為顯則非鬼神之微之顯之也夫微顯難量則其所

為以微顯者亦安能量其所至也乎是知於穆之原運藏於微顯俱寂之先而後登降飛揚遂不容於自已故其生之不息者皆其體之不二也苟其或雜之以偽尚有如此之昭著者哉無妄之理貫通於微顯迭運之際而後屈伸往来遂不容於或息故其出之不窮者惟其本之不雜也苟其或間之以私尚有如此之充塞者哉信乎鬼神之德之盛也而中庸誠者誠之者之教開於此矣

夫微之顯　王士頴

民事不可　一節　王士頴　第三名

首以民事進滕君咏詩愈知其宜急矣蓋民事國之本計也君其不緩焉而民自知所急矣七月之詩曷不取而誦之嘗謂天立君以養萬民則凡民所當急之謀皆一一責於君心而民不與焉雖然莫謂民無與也而民每多切切焉有不敢自暇自逸之心無如上徒泛泛焉乏無急無荒之志臣是以流覽古昔而見夫草野汲汲之本懷視今之君心為獨急也君問為國乎夫人主開國承家端在初服而植本樹業道在勤民是故謀國有體而為民即所以為國而治國有道而急民事即所以急國事今為君計無論其有

裨於國無論其有益於朝而總為民事必貴以日晏不違者為群
黎謀百年之安養無論其或經理於未事之先無論其或規畫於
既事之後而苟為民事必貴以夙夜殫心者為小民計數口之盈
寧若是者何也不可緩也夫是不可緩也豈特君宜然而先民早
已有然者也粵稽我周以農事開基也誕降嘉種肇自有邰宣畝
之任總自豳土其時君勤隰原之度而民惟知稼穡之務當築場
納稼之餘猶惕然不敢暇逸焉厥後冲人踐祚而周公陳豳風以
教之悉其傍徨之情而寫其勤勞之意迄今約舉其言曰晝爾于
茅艱難所至不遑朝矣其不緩於晝何如也而曰宵爾索綯卒勤
所歷不遑宿矣其不緩於宵何如也終而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於今歲而切來歲之圖無曠日矣其不緩於乘屋播穀者何如
也若此者豳民其有所迫乎而豳民則若有所迫也以為苟少緩
焉即負吾事矣豳民其果好勞乎而豳民則非好勞也以為或稍
緩焉而吾事曠矣噫豳民之不緩其事如此君其可不加之意乎

民事不可

王士穎

子貢曰君　升也

春秋房浙江金華府教授周萬基閲薦　趙翹曾第四名

議聖者識之昧尊聖者見已高矣夫子禽惟未深知夫子之聖是以有不知之言而孰知夫子一天也天不可升而謂夫子可及乎子貢故以是曉之也若曰吾黨幸得聖人以為師亦庶冀於景仰之餘竊窺聖人之一得也乃肆為譏評幾謂聖德之高深不難以意量而豈知聖人之昭著人耳目之間者雖企之而莫臻其域求之而莫測其蘊曼然自處可望不可即之下古今以来更無二物焉可以比而擬之矣今者為恭之言不意竟出之子也夫自子之與我同事夫子也有年矣因憶吾黨之中雖深潛純粹而高堅前

後之象幾不能明指其所以然何子之衡量過輕而謂攀躋之易易也有真積力久而一本萬殊之致尚俟觸悟而始旁通何子之意見獨殊而謂等量之不難也子之為是言也是亦未嘗奉教於君子矣夫君子之言一出必衷乎理以為衡匪獨矢口之當否係之即知識之高下亦因之如子之言不過逞一時之談而使聞之者疑為大聖人之分量無以異于尋常者之所為雖于聖人無損也而亦非吾人之所可出者矣而豈知夫子之聖固甚有不可及者乎夫子之不可及又非凡物之不可及者乎謂道積厥躬之為聖然向往念切者終必有一途焉以測其高深至夫子而無行不與在在皆至理之昭垂而欲求以象数則象数皆為陳迹求以精微而精微難以會心意其有神化者存乎仰彼清穆而懸虛罔據何由拾級以誕登覺夫子亦若是而已謂德修罔覺之謂聖而企懷維懸者亦必有一機焉以測其源流獨至夫子而文章外著在在皆德氣之洋溢乃視為淺近而淵深寓焉矣視為粗迹而性命符焉矣意其有蘊涵者存乎景彼蒼旻而穹然為體祇覺瞻仰之徒勞而夫子亦如此而已斯時雖有高望遠馳之思亦應對之而自阻雖有偏長薄技之流不覺望之而爽然夫子一天也而况夫子而得邦其勳業之表見又非淺近可測乎

子貢曰君　　趙翻曾

夫微之顯　此夫　　趙翻曾　第四名

合微顯以明誠其理可共驗也夫鬼神之微而能顯者誠為之也其不可揜之理不可實指之以示天下乎今使天下之事而不各有實理以流行其間則自古迄今何以昭垂而不晦乎乃一陰一陽而蕃變無方則默而體之而凡理之統天人通性教何不可因斯而有會乎試由鬼神之體物不遺者思之方其寂然無朕縱極神智豈能遽測其充周之蘊乃無端而之氣矣又無端而之形矣天下無一不在形氣之中則亦無一非鬼神之所保合其蕃衍之不窮如斯也誰為為之方其翕然靜歛雖極靈通從無示人以形

聲之迹乃忽然而為化矣又忽然而為有矣天下無一不具化育之理則無一非鬼神之所遞嬗其發越之盛大如是也又誰為為之若是求鬼神于微乎而鬼神不終於微也求鬼神于顯乎而鬼神未即為顯也盖微之顯也吾於兹不禁恍然於誠矣思誠為古今不易之理而不過於鬼神寓其端故屈者伸之始一誠之著見也伸者屈之終一誠之潛藏也使無一誠以互根于其際則宇宙皆為空虛之處矣抑誠為天下不敝之物而偶然于鬼神示其意故自無而之有誠之所以徵於萬象也自有之無誠之所以會於太虛也使非一誠以主宰于其間則造物亦鮮運動之能矣由是

知天下之理凡可揜者皆為而不可揜者皆真也極幽渺之事亦至理所敷陳則凡人世間所以彰施而莫外者何不可作斯觀也於斯而悟為費為隱之原焉又知天下之事凡可揜者皆妄而不可揜者方寔也極發育之能亦至道所周通則凡古今來所以爍設於不窮者何不可因斯會也於此而識得一以貞之體焉求道者可以思矣

夫微之顯　趙翅曾

民事不可　一節　趙翅曾　第四名

為國重民事之不自緩者可咏也夫民者國之本緩其事而可為國乎風詩具在可咏而知也昔滕君若曰人主當踐祚之初而有志于國計民生之大此正發憤自強之時也雖然不圖其本末曷足圖也第舉其重輕者可置也雖古大臣入告我后亦不能舍田家作苦之言而別有所規諷則知此事之所係匪小而未可視為迂緩不急之務也公問為國乎夫國之政柄君實司之則待澤望恩者若而人承流宣化者若而人監古尊王制固不一遂生復性法亦甚詳人主竭宵旰之經營而斟酌變通皆未可一日去諸

懷者也而其大者莫如民事夫八政之設食貨為先故室家有盈
寧之象而國勢之豐亨豫大即因之事固有關於民而又不盡關
於民者也願公毋忽保介焉毋忘田功焉四時勤動小民習為固
然而有君以鄭重之則愈鼓舞于不自知矣三事之垂厚生為急
故耕九有餘三之蓄而基業之日昌日熾即寓之者事固有雖屬
之自民而仍捴之自君也願公毋興力役焉毋動土工焉三時不
害造物原以愛民而有君以體恤之則踴躍于不自已矣而况我
周又以農事開基者也后稷創之而公劉率之其時君也無敢逸
豫民也惟知艱難此七月授衣之章周公所以不憚懃懇為孺子
工告也其曰晝爾于茅有日出而作之意焉其曰宵爾索綯有總
日而勤之意焉其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有經營劻据不遑寧
處之意焉夫豳文之昭也思其餘風遺俗以為敷政寧人之本則
值茲弱小之邦猶然桃虫飛鳥之餘意體其咨嗟儆戒以為宣猷
致治之良模則當此國祚甫膺之初無非遠追祖烈之深情而況
總而行之其相因而舉者不止此也

民事不可

趙翹曾

子貢曰君　升也

禮記房浙江湖州府　李世茂第五名
教授徐上成閱薦

責賢者以失言亦未知聖德之猶天也蓋一言之失君子猶當慎之而况以之輕量夫子耶不知其不可及則曷不觀之于天乎昔子貢之在聖門能言之士也而又知足以知聖人即出其聰明材辯以高下其論奚不可者而猶必兢兢焉慎之誠以天何言夫子亦無言則學夫子者又何可輕試以一言故因子為恭之說而以之曉子禽若曰吾與子事夫子日久夫子不以卑下之材日引而升之堂階之側俾吾黨得聆其緒論承其風旨庶得竊附於君子之林也孰知矢口弗臧即貽終身之悔如子之所言乃爾哉然而

賜嘗奉教于君子矣君子非特知以立言而觀君子者則因一言以為知君子非懼不知而謹言而觀君子者則因一言以為不知一言之間知不知係焉甚矣言之當慎也甚矣子之不知也且子之所以樂肆其譏評而妄用其臆說者亦未深知我夫子耳夫不深知我夫子則以賜為賢也可即以夫子為豈賢也亦可以賜為恭而稍遜於夫子也可即以賜為不恭而必有以大遠過于夫子也亦無不可子豈知千古來勿論以之賢夫子也即以之及夫子亦斷斷其不可爭夫子知則生知而非凡為生知者所可並夫子行則安行而非凡為安行者所可托其無心而在宥也默運而咸周也此詣固已絕人意表逈出寰區矣夫孰得而及之哉計惟天高高而在上也不可以道里數不可以人力通昭昭而罔極也不可以攀躋至不可以私意度何也天無階也不可升也天如是夫子亦猶是則夫子一天矣其可及耶其不可及耶雖夫子悟人以性道示人以文章日循循焉合知不知而扶進之以共登於大道之域而夫子總依然猶天之夫子而豈信善美大之所得而絜其量高堅前後所得而窺其間哉夫天天下之知者毋論矣即不知者引而示之以天未有不爽然失惕然懼者何子之昧昧而竟不悟也則甚矣立言之當慎也則甚矣子言之不知也

也則甚矣立言之當慎也則甚矣子言之不論也

子貢曰君　李世茂

夫微之顯　此夫　李世茂　第五名

鬼神之理惟一誠道故可通於微顯也夫微與顯亦甚殊致矣惟誠在則鬼神在雖欲揜之又安得而揜之中庸終引言鬼神者以明道之費若曰吾嘗曠觀宇宙而不覺其慨然也屈者其日屈矣伸者其日伸矣一屈一伸之故孰滯焉而不得也虛擬之而又無從惟仰觀於穆返思始而知此理之聚散不窮者已悠然得諸領悟之間彼微之祭祀証之抑詩鬼神固如此乎然亦思鬼神果何以如此乎或曰鬼神微也夫泯形聲於不事淡視聽於無心不可謂鬼神非微也然而微不終於微者曷故或曰鬼神顯也夫以

宰制夫萬端以役使于羣動不可謂鬼神非顯也然而顯不遽始於顯者曷故此其故吾不于物得之而於體物者得之且不於體物者得之而於其所以體物者得之亦曰此其中有誠焉不可誣也原夫天命之初總為一理之寔然自其闢而為氣舒闔而為氣肅則一理也而鬼神以名焉試觀萬物之消長四時之盈虛無非本天命以為終始而鬼神卒不聞立一締造之奇者盖鬼神不過奉一理之寔然者與為布濩焉耳思夫率性以後總為一理之自然自其動而其氣以生靜而其氣以息則一理也而鬼神以呈焉試觀喜怒之無乖哀樂之無拂無非率吾性以為推施而鬼神究不聞別著一云為之迹者盖鬼神不過循一性之自然者與為昭察焉耳惟其然故以鬼神為微不域於微者也有顯之者矣以鬼神為顯不遽顯者也有兆於微者矣其夫微之顯也以鬼神之德之誠也誠故不可揜也有如此夫有如此夫以是知無物非誠即無物非鬼神也大而子臣弟友之倫小而鳶飛魚躍之致無非鬼神之理默與為造端以是知無時非誠即無時非鬼神也近而戒慎于幽獨推而位育于天地無非鬼神之理畢殫其能事至哉誠乎極天下之道其孰能外於斯乎

夫徵之顯　李世茂

民事不可　一節　李世茂第五名

為立國者重民事因遡其始於豳風焉甚矣農之事在民而事之不可緩則在君也豳風一詩是可節取之以為為國者勵云嘗觀國之所與依者惟民民之所樂趨者惟事善謀國者百務未遑先敦本計誠有見夫開創與守成總無殊業則聖作與明述應無殊旨也公問為國乎盛世必多明備之具文而所以植根本者惟是明農教稼之常經大君不尚權宜之近效而所以端初服者惟在閭閻室家之遠謨以臣思之無所謂國事也民事焉而已以謂國事猶可緩也以謂民事則不可緩也草野之為盈為縮無不上通

于國計第君遑遑于朝民竭力于野即胼胝雖勤恒歎君門於萬
里耳為國者念之矣計此日之興役動作舍下里不能別為之謀
而況百年之國勢民風於焉永賴耶夫事有挈其綱而目可以畢
舉者以事之莫有急於此者也魯是民事也而可不急為之所乎
婦子之為欣為戚無不情關于天家第君以是為督責民以是為
輸將耕鑿雖僉何由繪民風于目前歟為國者念之矣計此日之
朝班賚予即時有所節省已處莫為之繼而況奕世之定謨成憲
且賴以率循耶夫事有圖其大而細可以漸及者以事之莫有先
於此者也魯是民事也而可不先為之審歟昔者周室方興王業

未就豳風之俗治尤古焉周公懼成王不知民事之艱也于是述
豳風以告曰晝爾于茅蓋言晝有事也曰宵爾索綯蓋言宵有事
也又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蓋言春作方殷其事且未艾也吾
讀是詩不覺感息歎興以謂田間作苦何其慮遠思深有若是哉
以綢繆之至計預風雨之飄搖彼亦細民事耳然觀主伯之勤劬
警深宮之燕息覺祁寒暑雨在在有不可殫述之情形以預防之
深心圖未然之本計彼亦尋常事耳然覽亞旅之竭蹶切我后之
憂勤將宵衣旰食汲汲有難自安之寤寐夫周公以聖人之材憑
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夫豈無有大于是者而必兢兢以

是敬陳也豈非以民事不可緩之故哉

民事不可　李世茂

子貢曰君　升也

易三房廣東和平縣　黃騰冠　第六名

教諭譚良珙閱薦

聖非不知者所知喻之以天而已明矣蓋不知之人即不知聖人寧不知天乎而庸知夫子一天也天不可升夫子固可及耶曉子禽若曰吾黨日侍聖人咸凛凛焉尊之如天而無能出一言以贊揚之者何也蓋當世而有夫子天之生是使獨也而顧從而淺議之其亦不知甚矣知者曰夫子賢於堯舜不知者且曰夫子不賢於賜嗚呼自古帝王至於賢人衆矣然皆學而知焉勉而行焉已耳豈復有賢於夫子者哉不惟不賢於夫子而已豈復有及於夫子者哉而子顧喋喋焉不度德不絜才以自蹈失言之誚也噫其

亦不知甚矣夫不知之人不可與論人安可與論聖然不知之人即不可與論聖未始不可與言天今夫天其高而無所至極也子知之矣今夫夫子其夐而有所獨絕也子亦知之乎今夫天於穆在上無可循也無可緣也子知之矣今夫夫子超然獨處仰彌高也鑽彌堅也子亦知之乎子即不知夫子未必不知夫天然子既知夫天則亦可知夫夫子何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慎毋為不知之言以貽笑於君子也夫

夫微之顯　此夫　　黃騰冠　第六名

鬼神一本於誠德之所以盛也夫微而之顯是真不可揜矣然果何以如此君子曰是惟誠故耳且言道而至於鬼神鮮不以為幽渺而難稽矣而孰知幽渺之中實有至理以為之主宰夫乃莫道之大可據而求道者之不可以騖諸虛也如吾言鬼神而終証之以抑詩人將曰鬼神之不見也如此鬼神之不聞也如此鬼神之體物不遺也如此又將曰鬼神之靈能使人畏敬奉承也如此鬼神之昭格能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如此噫嘻夫鬼神也何以如此天下微者不必皆顯乃微莫微於鬼神而鬼神且由微而至於顯

天下顯者不必皆微乃顯莫顯於鬼神而鬼神且以顯而本於微噫嘻夫鬼神也何以如此其不可揜哉蓋其微也一誠之復也夫有形而復於無形有聲而復於無聲莫非太極自然之理向非誠之復也則二氣既屈終淪於虛而何以貞元迭運藏用而可總以顯仁哉抑其顯也一誠之通也夫無形而忽有以形是形無聲而忽有以聲是聲亦天地間必至之道向非誠之通也則氣機雖亨終為無本而何以屈伸互嬗盛德而總歸於大業也哉則甚矣鬼神惟誠所以如此其不可揜也

民事不可　一節　黃騰冠　第六名

民事至重觀於詩而益見也夫民事者君之所恒緩也戒以不可緩而復引詩以明之滕君可不勉哉且人君苟有志為國将凡事皆足以為重而惟稼穡之務尤為君人者之所不可忘苟為不然将古大臣入告之詩又何以稱焉公問為國乎夫荒逸自怠者百事咸聽其叢脞而無一事之在念而求治太鋭者又事事咸歷其盰勤而究無一事之知要臣為公謀亦惟民事不可緩而已民隱而莫聞矣故草野有事恒聽之草野自為謀而君無與焉然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置若罔聞其何能國民瘼而誰恤矣故

閭閻有事君即代為謀亦必不如其自為謀而君何急焉然而民以食為急食以農為重苟坐視不問民何以堪所以元公後政首重卹農而瞽矇時陳亦先教稼粵稽豳風載考七月于茅索綯乘屋播穀固彰彰可考也當歲聿云暮之時民即稍自暇逸固亦無害而豳民恐焉恐其以偷閒之日多而勤作之日少也抑當宮功上執之後民即未暇田畝固亦其宜而豳民又患焉患其以室家之未理而實妨吾舉趾之大業也民之不自緩其事如此人君其可以民事為緩乎蓋其時上有不緩民事之主故下有自急其事之民不然民方將從事於力役之不暇而又奚暇自急其事也哉

子貢曰君　升也

詩房建寧縣知縣熙維閩薦　張夢雷　第七名

為不知者言聖一仰觀而自得矣蓋以夫子為未必賢於賜亢之不知也甚矣試觀夫子其不可及也猶之乎天耳談何容易哉今夫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與夫人日誦聖人而不知聖人之深一而已矣彼淺識者妄以己意輕議聖人匪惟言之不當而聖人之本量亦幾昧然而罔辨是誠不得不為之深思至德而罕譬以通之也如子以夫子為未賢於賜若是乎賜之可以及夫子也噫子過矣大凡人之論人也必達如其人之量以予之況德至聖人即高為位置猶屬比擬之詞顧敢輕為擬議歟抑人之論人也尤

必本一己之識以求之苟冒昧淺見縱極口揄揚終屬溢美之端矧敢漫爲識侮歟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之不可不慎也有如此而子曰仲尼豈賢於子乎知耶愼耶毋亦未知夫子矣夫天下無過人之才絕人之智處庸衆之中坦然無以異於人此其人可一蹴而幾者也至於夫子本天縱之材具生安之質初不矜人以能而天下之智勇胥範圍而不過初不矜人以識而天下之聰明皆曲成而不遺是天下之人皆可及而夫子則不可及矣憑高以自處蓋罕其儔已頓天下有過人之才而才以由偏而得全有絕人之智而智以積小而成大據獨勝之區遂阻人以攀躋之

路此其人雖難驟幾猶可積漸而致者也至於夫子會天地之全統古今之變道高而易簡不能外其理德盛而智愚無不受其裁任天下多不可及之人而夫子之不可及自若矣極力以相形殆難爲詞矣無已則觀之於天乎風雨露雷之教無日不顯設其理以相昭示而卒未聞有據其域以相誕登者於穆之中無所容其攀躋焉即聰明才智之士何嘗不多致其方以相窺測而究不敢有勞其心以思遐陟者朕兆之內何所藉以憑依焉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不可及亦猶是耳如必謂賜果賢於夫子則是夫子之非不可及也天之非不可階而升也子之言非不知之言乃

知者之言也不然賜其爲聖而褻天矣

子貢曰君 張夢雷

夫微之顯 此夫 張夢雷第七名

中庸言誠而微於鬼神合微顯而一致焉夫弗見弗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則顯甚矣天下之不可揜有如此乎要皆一誠為之耳中庸謂夫吾言道而驗諸鬼神道者理而已矣鬼神則積氣而然似不相謀然理虛而無寄必資乎氣以相宣而氣滯於有形必藉乎理以相洽故不一者恒要之至一以立極而天下始知鬼神之德之盛而道之用費矣彼抑詩之咏鬼神也不信乎洋洋如在乎而吾愈知鬼神矣蓋微莫微於鬼神顯亦莫顯於鬼神夫無形無聲之内而即為有形有聲之物之所自始此其故誰為為之而且微

不自微有顯以彰其微顯不自顯有微以致其顯舉有形有聲之物而皆托體於無形無聲之內以自持此其故又孰為為之此中蓋有誠焉不容掩也彼陰陽之化起於一元誠則宰乎元者也苟立體未純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故為蕃為變任宇宙紛紜之數而皆不易此真實之理以相為終始即至雨暘寒燠未違其時民物夭札未順其性要之乾坤之理自在兩間不然何以昭灼如斯也抑造化之功原於致一誠則主乎一者也苟運行無本則大道亦幾乎絶矣故或消或息任斯世往来之故而總不外此無私之體以大其栽成即令澤馬器車獻其靈瑞卿雲復旦奏其光華要之清寧之本原無異致不然何以布濩如斯也如斯而謂微者一誠而顯者又一誠非也蓋微者誠之體顯者誠之用統微顯而貫以一誠則不可遺者即不可揜也彼離誠以言道者揔屬虛無之說而謂不可揜者一誠不可遺者又一誠亦非也蓋無微非誠則亦無顯非誠無顯非誠則亦無物非誠安在不可揜之誠非即不可遺之誠乎彼専鬼神以言誠者又屬拘墟之見是知道不外一誠而天命人心之所由正誠不外乎道而五帝三王之所以隆今而後衆著於鬼神之道矣

夫微之顯 一章　張夢雷

民事不可 一節　張夢雷 第七名

以重農事者勗新君為援詩以明其不可緩之意焉蓋民事者農事也急於其所事則民之不緩乃事之不可引詩以相証乎今夫為國者未有撫綏無本而能崛起而有為者也是故審國計之所在而亟圖之則上有勵精之主下無游惰之民斯國本以立即古大臣之所以告戒其君者此意初不外是也君問為國乎國之區畫多端而養欲給求為息事寧人之本計為之政事非一而安上全下實立綱陳紀之弘圖其首在民事乎夫民事即農事也念小民衣食之計不在於胼手胝足之勤而恒存於君相憂勞之一念

故宵旰之主他事未遑而惟此耕田鑿井之務時深其寤寐若曰此事一治而其他可次第舉也不然民瘼之謂何敢自暇逸為也且小民室家之慮更不存於東作西成之際而恒厪於我后圖維之至意故日昃之君旨度未興而惟此引養引恬之政時凜其神明若曰治此一事而其餘可連類及也不然痌瘝之謂何敢自息忽為也甚矣民事之不可緩也然此非獨臣言之也間嘗流覽篇章載稽往訓竊見古之大臣其勤勤進說於王者其立言大旨隱與臣合也其曰晝爾于茅是民之不緩於晝也曰宵爾索綯是民之不緩於宵也亟其乘屋者此何為也耶夫亦曰其始播百穀云爾夫百穀者小民之事也而於九重之上陳此纖悉之務則欲君之不緩民事也可知矣且始之云者未然之時也而於築場之餘預懷耕作之志則民之不自緩其事也益可知矣讀七月之詩而知周之所以興與周之所以王也則臣之以民事告君也其即此志也夫

民事不可

張夢霄

子貢曰君　升也　　書二房江西南城縣　鄭　演　第八名
教諭劉思敬閱薦

知不知決於一言則知聖者惟擬之以天而已夫聖人固不易知
知聖人亦不易也苟非子貢明於慎言之故而聖德之同天其孰
能知之且夫人苟諳絕人區久矣難以私意度矣然所貴乎學者
為能積知人之學以通之或庶幾其有當耳夫苟未具特出之識
而徒騁其論說以為足以測聖人之深也而不知適以自形其淺
而已矣子今者有仲尼豈賢於子之云意將謂賜能及夫子而為
是言耶夫夫子也而顧可以賜比之歟且夫子也而顧可以輕言
之歟從来擬人必於其倫而後生平之請定立論衷其至當而後

學人之識精然吾甚怪夫人之多以一言之微而忽之也亦遂以一言之失而不知內返諸已也而豈知論斷之間即吾心之得失所由繫矢口之頃即吾心之學術所由徵耶賜今者與子共遊夫子之門所宜以謹持焉者此意耳而顧竊竊焉輕出一言以擬吾夫子則將使夫子惟是尋常之見乎此亦何難持其臆說以為庶不至於誣將使夫子惟是咫尺之觀乎此又何妨憑其私揣以為庶不失於愚然顧不爾也試與子一觀夫子其夐然獨遠者何以使天下智力之俱泯其峻然難攀者何以使天下誕登之無從即賜亦幾幾不敢妄為擬之妄舉以之者何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而謂夫子可易言耶然則言固有大之而非夸稱之而非諛者其殆慎於言者而然歟否則如子之云適受不知之名而卒無損於聖人其不為君子所譏也者幾希耳

子貢曰君

鄭　濱

第八名

鄭演

夫微之顯　此夫

中庸結言道之費皆一誠之所為也蓋微不終於微然非誠之為何以顯而不可揜有如此耶故中庸特為指言之焉且吾嘗曠觀兩間之內無往非積氣之區乃今而知無往非積理之區矣蓋藏有與為藏著有與為著其充周無或息者則甚矣鬼神之盛鬼神之誠也有如不見不聞何其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其顯也若此者其孰主宰是而隨形聲而俱存者不復隨形聲而俱泯乎其孰綱維是而隨形聲而不滞於有者不復隨形聲而終淪於無乎吾乃得因而推之曰誠也思夫萬物之紛賾使物物而給之亦將不

勝其勞然而氣之所至即有理以輔之其昭著於日用之間者知非偶然之故也蓋宇宙必無空虛之處而因物以呈則為聚為散無非此無妄者以為之瀰綸苟不然者而何以無盡藏者顧有如此耶思夫萬物之迭運使物物而予之亦將不勝其煩然而理之所至即有氣以依之其燦列於日用之間者知非虛設之為也蓋宇內必無或匱之虞而隨物以付則為通為復無非此不息者以為之充塞苟不然者而何以不容泯沒顧有如此耶夫是以為翕為闢而知夫大生廣生者此一誠之所為而天地之所以成能也為終為始而知夫布濩遍滿者此一誠之所為而萬物之所以各得也則何一非誠之不可揜者乎毋論鬼神也子臣弟友天道人道一以貫之矣誠之時義大矣哉

夫微之顯

鄭演

民事不可　一節　　鄭　演　第八名

首以重農告君則民之不自緩者可誦也夫使民事而可緩彼豳風何以咏乎知民之不自緩其事而君之於民宜何如其亟亟耶今夫開塞戰耕之具非宜謀於立國之始而稼穡艱難之象當深悉夫小民之依古之大臣所為朝夕教誡而不敢以苟且者誠裕乎經野之原而知為凡有國者之所不能易公問為國亦知民也者固國之本乎高簡出之名而草野之祈寒暑雨無以周知則民方勤動者而君且若罔聞民生之不保而國體亦不振矣其何能萃閭閻之謀而為之交集於心耶故一念及於民所不得不視為

先圖焉居深宮之内而田間之秉耒荷鋤不得盡識則民方勞瘁者而君且娛清晏民瘼之不恤而國計何以立乎其宜為之繪拮据之狀而一若交迫於目也故一念及於民所不得不早為遍籌焉然則民有事也而顧可緩乎不可緩乎如其可緩也則當夫納稼築塲之候方將相期於室處然而民猶不敢寧也如其可緩也則當夫歲晚務閑之時方將相與而樂業然而民猶不敢息也而不然者老臣入告何以猶煩長慮而却顧何以猶存憂慼而危明君今者慎毋謂清晝之歡可樂也臣請為君歌曰晝爾于茅君今者慎毋謂宵旦之遊可縱也臣請為君歌曰宵爾索綯君今者慎毋謂一時之休偶爾之暇可以忘遠慮而懷苟安也臣請為君歌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夫滕固文之昭也願君無忘民事焉

民事不可

鄭演

子貢曰君　升也

易二房瀘溪縣教諭徐徽闓薦　王兆惠第九名

失衛人之知者宜不知聖德之猶天也夫知一言之所係者重則以為賢於夫子者直不知之言也觀升天之無階夫子豈易言賢哉曉子禽曰甚哉衛人之不易而君子之論斷非偶然也夫逞一己之臆說而不知其人之量為何如即以之衡定天下人且有所不可況以聖德之夐絕固有殫生平之力而自嘆誕登之無從者尤未可妄為擬議也哉吾子君子也今日之言抑何不慎以至此極乎夫夫子之所以臻神化之極而與賜相懸萬萬者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即賜之所以仰夫子之盛而究不克期夫子之萬一者

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今日之言抑何不知所慎而自失衡人之
知也哉夫君子之論人也以言爲斷而論人之得失也亦以言而
分知不知之間苟或不慎即一言偶當識者終譏其冐昧矧衡量
失夫子之實論定等庸愚之識如吾子之以賜爲賢於夫子耶今
使賜即不能賢夫子而尚可以及夫子則吾子之言猶未爲盡失
且賜即不能及夫子而夫子本非不可及則吾子之言亦自有一
說而夫子何如耶吾黨所共尊之夫子即今古所獨隆之夫子萬
難攀躋而竟視若尋常則妄甚也耳目所可及之夫子即意計所
難窮之夫子既忘其大而且欲躋其域則淺甚也吾試與子仰觀

乎天天可升乎求升於天有階乎夫子不予人以可升之途而人
自不復有能升之事夫子即未嘗不引人以同升之路而人萬不
復有求升之想於此而出一言曰夫子非不可及也及夫子直升
天矣然智無可施力無所用聰明難以顯其奇心思無以窮其藴
夫乃爽然曰夫子真不可及也而誰則與之齊等也抑於此而出
一言曰夫子猶可以及也夫子可及直升天有階矣然前無所引
後無所積勇者鼓之而難前怯者安之而自移夫乃茫然曰夫子
誠不可及也夫寧可輕爲比擬也賜也仰數仞之高愧及肩之量
有懷學步尚慮未能遽曰登天敢云有志吾子猶未之知也夫子

不以子言而賢吾子直以一言而失知矣可不慎歟

子貢曰君　王兆惠

夫微之顯　此夫　王兆惠　第九名

有顯而難揜者一誠之所為也夫微之中顯即寓焉藉非一誠為能如此之不可揜乎此鬼神之所以盛也中庸意謂吾言鬼神而極其德之盛寧曰氣之所運而其中尚可以偽為也哉第不明其理之所以然將有執空虛之說以疑鬼神者而物與无妄之實不著矣夫至虛也而含天下之至實至無也而含天下之至有其昭然於兩間者氣之所運殆莫非理之所寓矣如不見不聞鬼神微已而體物不遺何其顯而不可揜乎將以為顯者微之所自著而鬼神非始於顯也將以為微者顯之所必該而鬼神亦不終於微

也將以為微自微而顯自顯鬼神又未嘗分微顯而二之也將以為微者有時而顯而顯者非始於微鬼神又已合微顯而一之也然則其殆夫微之顯乎而要其顯而不可揜者鬼神為之實非鬼神主之也鬼神之性情一屈伸而已其屈者鬼也其伸者神也其屈而復伸者鬼之神也其伸而復屈者神之鬼也然孰主宰是而能使屈者之不窮於屈伸者之不窮於伸乎且屈者之不窮於屈初非資既伸之氣以為屈伸者之不窮於伸又非假既屈之氣以為伸蓋天命不已固有宰之於為屈為伸之始者鬼神特以効靈於天地也鬼神之功用一生息而已其生者神也其息者鬼也其生而未嘗不息者神之中有鬼也其息而未嘗不生者鬼之中有神也然孰綱維是而能使生者之有與為生息者之有與為息乎且生有與為生而生之中未嘗不息息有與為息而息之中又未嘗不生蓋真理流行又有統於為生為息之先者鬼神所以昭著於兩間也而吾乃恍然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為物之體而誠又為鬼神之體外誠無所謂鬼神也肫然不二二氣所以同歸於太極歛之非有餘鬼神止此一誠分之非不足物物共此一誠無非誠即無非鬼神也純然不雜萬殊所以咸歸於一本鬼神之德亶其盛乎

夫微之顯　王兆惠

民事不可　一節　王兆惠　第九名

國以民事為重宜如民之不自緩焉盖民事即國事也藉曰可緩彼民之不自緩其事也何為乎進讀豳詩夫亦可知為國之所重矣聞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人主苟心忽小民之依即不必置其事於弗講而優游之失已不如民間之作苦自勤且有惟日不足之思者矣君問為國亦知國之所重者安在乎人主舉事貴從其本計而力圖之本計弗立即粉飾治平而終無當於民間之疾苦抑人主為政貴從其大端而經理之大端既舉即他務未遑而已不憂其國本之無資臣以為其要莫過於民事焉夫滕文之昭也

我周以農事開基田間作息代有憂勞然高山天作以後已兆猶陶復陶穴之遺矧萬邦屢豐人和物茂民事亦可以少休矣而豳風所陳于耜舉止抑何不忘家人婦子之勞以入告哉蓋人君不知稼穡之艱難則念慮之間必忽民間之力業君以為緩民即欲急而無從矣故當日之誥誡有深情焉若曰小民之所以勤勤於日夜者已如此也而深居法宮者顧猶可視為緩圖耶抑人君不念本業之宜敦則經營之下必忽農桑為末務君以為緩民即不自緩而不得矣故當日之訓誦有遠慮焉若曰小民之自勤其手足者已不遑也而心切民依者顧猶不知其急務耶迨今取其詩而讀之曰晝爾于茅言有取也宵爾索綯言有事也亟其乘屋乘所暇也而即繼之曰其始播百穀抑何慮遠思深不敢以朝夕之稍閒而自緩所事哉民既如此君可知矣故臣曰民事不可緩也

民事不可　王兆惠

子貢曰君　升也

詩三房廣東海豐縣教諭鄭杜閣薦　鄭中階　第十名

貢不知聖者而援天以曉之焉蓋子禽不知夫子之猶天而言之
不慎子貢故以不可升者明其不可及哉若曰吾與子日遊聖人
之門無異共處於天之下子乃漫擬而輕言之吾何能不推尊而
高言之子言夫子豈賢於賜其以賜為可及夫子乎抑以夫子為
可升而及耶甚矣子不知夫子而因言之不慎也夫言不在多識
見分焉非可苟也言之繫夫隱微微焉何可肆也雖徒快己之談
必為君子所不取既足觀人之哲究於至聖乎無當甚矣子言之
不慎而實不知夫子也姑勿言夫子道備參贊而分量之崇總非

尋常所敢望不必言夫子心同於穆而品詣之隆豈為賢哲所能幾乎不知夫子獨不知天乎仰而瞻之明明者其在上也即欲歷級而登其何從耶遠而望之蒼蒼者殆無際也縱使攀躋而進則亦難矣蓋覆幬莫外者古今垂象之天而憂絕難企者一人造極之天甚矣夫子之猶天也天不可升而謂夫子其可及乎及且不可而謂豈賢於賜乎子言不慎其欺天也大矣總之知不足以知夫子也賜得再與言夫子焉

夫微之顯　此夫

鄭中階　第十名

鬼神皆誠之所為可合微顯而切指也夫微者鬼神也而微之顯固為誠不可揜乃能如此乎且古今來皆疑鬼神之虛渺莫稽耳抑知氣機之流行運於至幽而大著於天下者洵非無所為而為之也自不見不聞言之以鬼神為微則誠微矣而微之不終於微也何故自體物如在觀之以鬼神為顯則誠顯矣乃顯非無自而顯也何故夫微固莫測其朕顯則難秘其機似乎各自以為功然非微無以肇顯非顯奚以達微信乎相合以作用我思鬼神蓋微之顯也此豈出於偶爾也哉聚必有所以聚散必有所以散惟無

妥者立於太極之初斯有象者呈於兩儀之間耳是故郊社於神祇禘嘗于宗祖柴望於岳瀆報賽於八方無非此微顯之精所感召也其實為丕昭者何如歟此可視為適然也哉始信有所以始終信有所以終惟至真者宰於造化之原斯燦設者極乎思慮之表耳即凡鳶魚之飛躍夫婦之知能聖人之中和天地之位育亦皆此微顯之道所旁通也其實有可據者何如歟乃得切指之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而鬼神可無疑矣而凡天下之不能外于一誠也可知矣

民事不可　一節　　鄭中階　第十名

勤民以為國豳詩可詠也甚矣民事即國事也使其可緩則豳民之自亟者何為孟子故切為滕公告之曰國所與立惟民為重而民所自計惟穀是勤所以有志於國者必當加意夫民也公今始即國位而欲宵旰圖治日昃不遑其亦秉時播令之是亟乎若夫小民家室之謀田疇之慮亦聽其自急之而公在所緩乎然臣以為不可也盖國所經營者不少惟草野失所憑依則國非其國安得視為泛圖而民所待理者亦多惟朝廷深為顧念則事雖其事而必引為要務甚矣民事之不可緩也使其可緩民何必煩我上

之憂而難置何自竭終歲之勞而不休且古之納誨者亦何用取
稼穡之艱為冲人陳於踐祚之初乎乃觀其詩之所云其于茅也
不緩於晝也其索綯也不緩於宵也其相戒乘屋之亟計及播穀
之始也則無一事之敢緩可知也夫民之不自緩其事如此而君
寧可緩之耶蓋民自事其事非君所得代也不過急為籌之而下
土於焉食德且民不緩其事豈君遂可已也亦惟重為計之而本
固於以邦寧公誠有意民事乎臣請即不可緩者而詳言之

子貢曰君 升也

書一房羅源縣知縣陳于宣閱薦　魏屢成　第十一名

欲賢者慎於發言而即聖德之同天者以形之當慎
也子禽不知夫子獨不知有天乎不可階而升故子貢即其易見
者以曉之昔春秋有夫子固所稱天縱之聖也及門諸賢宜無不
共悉此意矣乃求其知足知聖者子貢而外寥寥無幾人焉非不
知聖也蓋知聖而徒形之以言其識已淺矣乃并不審於其言而
徒取人事之迹相與較量其萬一是言之不謹愈徵其識之不曠
也異哉子禽之較賜於仲尼是將謂夫子之可及也以夫子為可
及而欲使執經而遊者拾級而升焉其得謂之知也耶其不得謂

之知也耶子貢曰爾過矣爾過矣爾之輕率以招尤亦已久矣而不見夫捫舌之箴其有關於學人者此事良匪偶也耶而不見夫評騭之會其有係於物望者此意良甚重也耶時而發論而當也彼都人士僉曰允矣君子其無易由言也藻鑑之精職惟言之功時而發論而不當也彼都人士咸曰彼何人斯其輕相天下士也冒昧之誚亦惟言之咎甚矣言之當慎也能慎則豈獨可以尊夫子而并可以灼羣倫不慎則且無以辨群倫而遑能得我夫子何也以夫子自有其不可及也其不可及奈何嘗試與子仰於穆瞻太虛赫赫者何形之丕冒乎巍巍者何體之崇隆乎至實求其攀躋之何自則渺然無從焉是以璇璣玉衡上古亦有窺天之象然象可得而窺而卒不可得而升夫子之德邁寰區亦若是而已矣馮相保章後世亦能揆天之運然運可得而揆而卒不可得而階夫子之道冠奕世亦若是而已矣今子乃漫無審量而猥為此不慎之言是將謂天下有可及之夫子則亦有可升之天也豈知照臨覆被千古無可比隆之天德猶薺敦敏萬世無可匹休之聖功子告我曰豈賢於賜其真不知夫子也夫其并不知天也夫

子貢曰君　　魏履成

夫微之顯　此夫　　魏履成第十一名

原鬼神於誠其盛非無自也夫鬼神特其微耳乃不可揜一至於此原其誠不可知其盛哉中庸若謂吾今而愈知道之費也索之於冥冥之中幾疑其淪於虛求之於象著之表又慮其麗於實而不知惟天下之至實者乃能運天下之至虛世之論者不求之於實而求之於虛遂謂渺茫實甚焉亦見其惑也觀抑詩所云鬼神之盛既彰彰矣夫當其見聞胥泯叩之莫測其端即之莫遇其迹孰不謂鬼神之微也乃無何而洋洋在望近之發仁人孝子之感遠之極品類蕃昌之盛又何其顯一至此哉竊疑之天下微者必

終於微何獨至於鬼神而昭假者如昨焉則微者已具有顯之幾天下顯者必始於顯何獨至於鬼神而爍著者實無朕焉則顯者即藏於微之中誰為為之而不可揜一至此哉吾今乃恍然曰此非鬼神為之而實道為之也道不可離則鬼神自不可揜總不外於誠者近是盖天地之理以靜而直以動而專而順而推之乃至有以擅翕闢之原而善化育之用是天地亦一誠也鬼神誠天地之誠則亦能運天地之運故即郊壇廟社遠近共昭其居歆亦誠與誠兩相觸也發越者何在不然乎生物之始以知則易以能則簡而循而宜之乃至有以協倫理之極而會名教之宗是萬物亦一誠也鬼神體萬物之體不過誠萬物之誠故即陰驅潛率秀碩共賴其轉移亦誠與誠兩相孚也燦陳者何時可遏乎是故如此而洋洋如此而格思幾忘其馨香之奚自而原之於誠則往來屈伸統之於鬼神而有餘者即揆之以道而非不足如此而不見聞如此而不可遺幾莫解其功用之奚自而歸之於誠則陰陽造化無一不在顯微之中者即無一能越性命之外孰謂道而竟可離乎哉

夫徵之顯 魏屢成

民事不可 一節 魏屢成 第十一名

國所當重者惟民咏詩而知其事之難緩也夫使民事而可緩則彼當自緩之矣彼豳風之詩其惓惓於播穀者奚為耶意謂人君喜談經國事矣顧經國而不謀其本雖皇皇以圖其何能濟夫閭里之作息實関王風之隆替古之元老當入告伊始他務未遑而獨兢兢重民依焉此物此志也公問為國乎國之中其為分畝者幾何氏其為望澤者幾何族而統之以民事則雖秀頑各異均不得有泛視農桑之思國之計其為謀民生者幾何端其為圖民性者幾何務而繫之以民事則雖先後異宜均當有體悉艱難之隱

是故出作入息民之事也然使僅以事視民則即此謝責蒼生之意識者知其為緩之念所自起矣夫人君躬膺撫御即使僅以民視民吾猶謂其事不可忽而况總秸上登於天府緩民即以緩君也若之何而可忽也東作西成誰不知其有事然使僅以事視事而不為民善全其事則即此因循成規之文識者知其不可以告民矣夫人君念切痌瘝即使民事無裨於國事吾謂緩之猶所當戒而况蒼箱實佐於度支緩一事且不啻於事事也若之何而可畧也昔者冲人踐祚元公負扆其於為國之事何謀不忠乃豳風有訓一若營茅是力而不敢緩於晝也者一若肇績維勤而不敢緩於宵也者至為考厥所由又若慮東作方殷懸耒是虞而不敢緩於其始也者嗚呼盡之矣當禾稼既同之後何妨入此室處乃露朝月夕之下不忘經營之況瘁則瞻我農人其為事之不自緩已如此也使有國者鑒此而咨嗟保介何忍聽為民間纖悉之謀當塞向墐户之會何妨樂此優游乃風蕭氣肅之餘預謀來歲之勤劬則自春徂秋其為時時之無敢緩概可知也使有國者念此而勞農勸相即可貽緩邦憂豐之慶今而後知恒產之當重矣

民事不可

魏履成

子貢曰君　升也

詩二房漳平縣知縣陳好善閱薦

高錫爵　第十二名

言聖而失之不慎未知聖德之同天也盖言之不慎安知夫子之不可及乎子貢所為援天以曉之也意謂甚矣子之妄於言也吾始聞子之言而竊意子之不應有是言也吾轉因子之有是言而更嘆夫子之不可易為言也子殆以夫子為可及乎子殆以賜之可及夫子乎以賜為可及夫子其誣賜也實甚以夫子為可及其誣夫子也尤甚噫子言過矣吾聞君子之論人也苟其人而誠不可及也則即推而高之曰殆猶天然亦非誣也苟其人而既猶乎天也而頓漫為擬之曰是無不可及者其誰信之是以一言而知

不知係焉知不知係於一言而慎生焉子何言之不慎也子失已矣匪惟失已亦且失夫子子不知夫子之不可及矣既已不知夫子之不可及獨不知天之不可升耶是以置夫子於衆人之中猶人中之有天也置夫子於衆聖之內猶聖中之有天也猶乎人中之天焉衆人皆出其下矣猶乎聖中之天焉衆聖皆出其下矣而言之胡容易也抑置夫子於一世之內猶一時之有天也置夫子於萬世之遠猶千古之有天也猶乎一時之天焉斯世誰與京耶猶乎千古之天焉萬世誰與媲耶而言之胡可輕也夫子之不可及也昭昭然矣借曰可及則是天亦可階而升也有是理乎吾子何戴天而不知其高也甚矣子之妄於言也

子貢曰君　萬錫爵

夫微之顯 此夫

第十二名 高錫爵

中庸以誠立教而終述聖言以發端焉夫誠則必形此鬼神之所以不可揜也不可因鬼神而有悟哉且中庸一書以誠相始終者也道由誠而行德由誠而立而其理莫備於夫子之言鬼神子以為鬼神之不見不聞何其微也夫鬼神而何以微也此其故歸之鬼神而鬼神不有體物不遺何其顯也夫鬼神而何以顯也此其故歸之鬼神而鬼神亦不有且不見不聞矣而至於體物不遺何其微之顯而不可揜也夫鬼神而何以微之顯而不可揜也此其故歸之鬼神而鬼神亦不自以為功則吾以歸之於誠唯誠則不

終於微而其微也不淪於無唯誠則不始於顯而其顯也不滯於有唯誠則微不自為微顯不自為顯而其不可揜也既不流於虛假亦不至於間斷是以承祭致敬如此夫其不可揜也誠為之也不顯無射如此夫其不可揜也亦誠為之也且承祭而見鬼神之不遺於上下不顯而見鬼神之不遺於爾室如此夫其不可揜也則亦何莫非誠為之也乃知天地間有一端之鬼神即有一端之誠以給之有全體之鬼神即有全體之誠以統之大莫載而小莫破也有在己之鬼神而誠即所以成己有在物之鬼神而誠即所以成物內不遺而外不棄也夫子之言鬼神如此信乎大本之立匪誠弗立達道之行匪誠弗行誠以擇執而善可明誠以參贊而性可盡故曰中庸一書以誠相始終也

夫微之顯

高錫爵

民事不可　一節　　高錫爵　第十二名

以民事勗滕公而引詩以明其不可緩焉夫國之所重者民而民之所重者事也觀之詩而民已不自緩矣君其可視以爲緩耶嘗謂國依於民民依於事天命民以事必命一人以事民之事此意蓋古今如一轍也何則君不重民國非其國矣民有廢事民非其民矣而謂其可緩乎其不可緩乎且夫民事即君事也以為民事而君緩之以為民事即君事如之何其可緩抑民事即國事也以為民事而君緩之以為民事即國事如之何可緩借曰可緩則古之民已先自緩矣借曰可緩則古之君亦不必知其不可緩矣故

吾願君無娛此清晝也君之逸樂民之作苦也君其無忽此永夜也君之晏安民之拮据也君其無怠於臨時而忽於先時也君之深宮燕息即民之率作經營也當茲禾稼既登之時而勤於晝者復勤於宵值此宮功入執之候而慮其冬者更慮其春曰晝爾于茅言民之不緩於晝也宵爾索綯言民之不緩於宵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不緩於治屋而隨不緩於播穀也夫民既不自緩其事矣而君顧緩之乎君不緩民之事矣而民敢自緩乎不然則周公之告孺子王亦爲私憂過計矣夫滕周之裔也君而有意於爲國乎請三復乎斯言

第十二

子貢曰君[illegible]升也

第二房瀘溪縣教諭徐　徽閱薦　陳元麟　第十三名

惟聖難言惟聖難及也蓋猶天之聖非知者不能言之也苟一言而失之不知矣又烏足以知夫子之不可及哉且人之敢於不慎以言聖人者彼且將以聖人者為可以易及也彼其於言直自失也知且不足以知聖人矣又況聖人之難及更非一言之所可測者乎亢今謂夫子豈賢於賜將無謂賜可及夫子耶將無謂夫子為可以幾及耶亢爾柰何言不慎也亢弗知甚矣蓋德之至者淺識焉莫能窺也故言聖者必以其知而言之陋者少言焉已無當也故觀知者每於其言亢爾柰何言弗慎也亢未奉教於君子耶

將謂是以一言者定夫子之等而夫子之等叓將謂是以一言者
窮夫子之量而夫子之量高等並於極至夫其可至者人將至之
也即其不可至者人猶將追而躡之也至夫子而求至之途窮量
居於莫並夫其可並者人將並之也即其不可並者人猶將踕而
並之也至夫子而欲並之之跡絕蓋其知生知則其知以神其行安
行則其行已精縱之以道縱之以藝造物且莫限其精華識之其
大識之其小人世且莫窮其抱取天不可階而升乎夫子猶之爾
矣蓋惟其不可及是以蕘芻言亢乃欲以其言測之也亢爾柰何
言弗慎也知不知亢將何居耶

夫微之顯　此夫

陳元麟　第十三名

推微顯之故誠為之原也夫非有實理以宰其中何以微之顯如
此也觀於誠之不可揜愈知鬼神之德矣今以鬼神運行於太虛
之內也人以為是氣之所運云爾然苟非有以主乎氣者何以冥
冥者復昭昭若此也氣也而理寓焉矣則鬼神之為德夫乃得而
切指之矣自其弗見而弗聞也微矣頑微不終微有自微而之於
顯者不然鬼神且能合而不能散自其體物而不遺也顯矣頑顯
不自顯有由微而之於顯者不然鬼神且能散而不復能合蓋吾
於其間得誠之理矣夫微之顯有動靜之意焉誠為動靜之本動

靜者機也機以運氣而氣必載理以行無其理則其機亦滞彼形聲不接之下而逐物具昭著之觀一誠為之標設而已抑微之顯又有通復之象焉誠為通復之原通復者虚也虚能馭氣而氣必因實以見無其實則其虚無據彼見聞俱渺之中而隨物彰布動之能一誠為之形著而已所以日用之間有鬼神惟誠則子臣弟友弗為虚位斯世德以顯其經綸學問之中有鬼神惟誠則學問思辨乃為實功斯人遂以彰其體備鬼神以氣主乎物而物各載氣誠以理載乎氣而氣莫非理而又何疑於微之顯哉

民事不可　一節

陳元麟　第十三名

君不緩民之事以民弗自緩也夫使民事而可緩必民先自緩而後可詩言若是為國者柰何緩之且人君為國而必欲以民之心為心則必將以民之事為事而苟以民之事為弗急也者將民之心不自緩其事者其言亦可以勿問矣公問為國予國有與立惟民為重民有以養民事為先蓋小民終歲之劬勞總預謀乎身家之便而人主旦夕之憂勤貴經營於草野之依故當宁之間不忘民力而在廷之上每念田功民事不可緩也如曰可緩意民之先自緩乎是必我稼既同之後民且將偷為一晝之閒宫功既執之

餘民且將暫為一宵之樂安心於塞向墐户之秋忘情於暑雨祁寒之困而何以于茅迫之索綯迫之憂風雨之飄念錢鎛之勞謂吾儕小人勿忘暇緩庶幾托之聲歌亦或輶軒之採奠君之不緩吾事如此也蓋皇皇勞力念田間之苦而不敢自逸者民之不自緩其事也而皇皇心憂聽閭閻之歌而不敢自安者君之不緩民之事也公而不忘斯民也其亦誦晝爾于茅予其亦誦宵爾索綯乎其亦誦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乎先公之詩俱在願君無忘民事庶民無忘播穀

子貢曰君　升也

禮記房浙江湖州府教授徐上成閱薦

第十四名　陳景璁

教賢者以謹言因示以聖德之高焉夫子禽之言不知甚矣豈知夫子之不可及猶天然烏可不慎於言乎子貢意謂吾甚異夫學者日遊聖人之門不知聖人之不可及乃敢輕為衡論也在聖人固無損其詣極而在我適自形其淺陋是終日親聖而不知聖之大亦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乎如子以仲尼未必賢於賜是以夫子為可及也是謂賜已及夫子也不寧惟是且將以夫子為不及賜也為此言者奚異夫測天以管而猥云天小也嗚呼何言之不慎乎哉夫君子無博觀宇宙之識不敢許為定評無洞悉聖賢

之學不可漫為卑擬一言之間知不知之所由係言其可不慎乎哉今吾與子學于夫子有年矣雖知不足以知聖乎而言必兢兢焉慎之不觀夫世之人有由士而幾賢由賢而幾聖者乎此其可及也有由困而知勉由勉而得安者乎此其可及也即或詣臻於純粹猶可指其從前之所歷以為彼嘗從此中来也亦猶之可及也更不然即使其人已往其詣已遥尚可虛懸一詣以俟夫後之人當必有至之者此猶之乎可及也若我夫子何如乎夫子未嘗蘄人以不可及而人自不能及夫子亦嘗示人以可及而人竟無從而及勇者無所用其力智者無所施其能古與今與孰可並焉曼乎絕乎莫與京焉盖夫子猶天然天不可階而升而謂夫子其可及乎夫子不可及而謂夫子可易言乎易言夫子雖夫子之不可及者如故獨不思君子一言以為知者何而曷不以知自待也易言夫子雖夫子之猶天者自若獨不思一言以為不知者何而曷以不知自處也則信乎言不可不慎也

子貢曰君　陳景璁

夫微之顯 此夫

陳景璁 第十四名

約微顯於一誠德之所以盛也蓋微之顯洵乎其不可揜耳然非誠以為主安能如此中庸言誠之書至此首舉以示人也曰自太極既分之後高下散殊一物各具一理即萬物共具一理第人能見其顯不能見其微遂不悟所以然之故抑知其主宰於中者固若是爍然者乎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物不遺其顯之不可揜何哉天下一於微者而不能達於顯謂其藏之未深也一于顯者而不本於微謂其發之易竭也乃若微不終微而有以裕顯之體顯不自顯而有以著微之用蓋微之顯焉此非誠為之而誰為之

乎如必斤斤焉執一物以配一道則造物亦不勝其勞惟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而誠者清寧之寧也歛之愈深而出之愈盛此
一元之所以始而能亨歟如必沾沾焉生一物始畀一理則造化
亦苦其難遍惟天一於動地一於靜而誠者動靜之樞也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此太極之所以互為其根歟盖物以氣為消長而氣
以誠為通復無氣不能生物即無誠不能運氣夫翕闢蓄變人孰
不以鬼神為難測乎乃實求其微顯之故則行乎不得不行生乎
不得不生一如動靜云為燦然於日用之常而何弗至庸焉抑鬼
神為物之體而誠又為鬼神之體物非鬼神不生鬼神非誠不立

夫屈伸往来人莫不以鬼神為難知也乃進考其微顯之故則合
其所必合散其所必散一如子臣弟友之昭然於倫常之際而何
弗費歟是知鬼神之德即鬼神之誠也鬼神之德之盛即鬼神之
誠之不可揜也其微也其隱也其顯也其費也微之顯即費而隱
也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一而已矣

夫微之顯　陳景璁

民事不可緩 一節　　陳景璁 第十四名

首以民事迪滕君引詩以証其不緩焉甚矣為國以民為本也如以其事為可緩焉則豳民之不自緩其事已如此而況為國乎嘗謂大儒之經國非俗士之所能知也故周公之告孺子王首陳穡事之難而孟子之告滕文亦首舉民事之重意者以成王望滕君乎又況諷咏詩章且與民事有隱與合乎余以蕞爾滕地不及豳國之大俗不及豳風之美而新君踐祚猶然成王蒞政之初也使其不知民事之重而悉索敝賦以逞於齊楚之交將民不以為民而國何以為國是莫若念切民依內矢其勤而外示以弱而彼族

不吾忌且內與吾民相保而外不與大國相抗而彼亦不我疑若然則不緩民事誠為國之良圖而非迂而鮮當也由是日晏不遑晏朝而退晝不可緩也宵衣旰食問夜未央宵不可緩也而且祈穀上帝祈年天宗皆無時可緩民事也雖然君誠有之民亦宜然夫出而作入而息此其常耳則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宜也乃卜于晝又卜于夜非偶然也雖役車方休不敢告勞此何為耶其在詩曰晝爾于茅不緩于晝也宵爾索綯不緩於宵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不緩於播穀也雖總此勞農勸民君亦不自暇逸而吾儕則倍凜也後此省耕省斂君亦下逮田間而此時則交惕也蓋民之不緩其事如此君其可緩民事乎哉君子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以穡事開基大抵皆不緩民之事也惟周公以此告君惟成王以此勸民故後世誦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滕周之後也得孟子而用之以之致治不難矣柰何卒不知民事之重而徒以事齊事楚為兢兢也

民事不可　陳景璁

子貢曰君　升也　春秋房浙江金華府學授周萬基閱薦　第十五名　劉駿

不知聖者敢於議聖而知聖者並知天矣夫夫子以德高猶天之以形高天不可升而謂夫子其可及也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昔子貢之在聖門固所稱智足以知聖人者也以故出其論聖之言而千古不易焉則甚矣人之知識相越也詎不遠哉一日者聞子禽有賢於仲尼之言不覺瞿然起惕然驚因仰天而嘆曰是何子之不慎言也是不知也抑亦未奉教於君子也詩著無易之篇今且一發而不能收矣書嚴啓羞之戒今且一出而不復進矣雖知不若實由所居之卑也是子日親夫子而不知夫子

之高亦何異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也子不知夫子獨不知天乎今夫高孰有高於天者高則靡所不臨而攀躋之無從高則靡所不仰而誕登之莫及即古今來神靈首出者代不乏人間有法天者矣未聞可登而上之者也聞有配天者矣未見可級而齊之者也惟我夫子德與之並道與之齊知極其神行臻於化以故知可學也而神則不可幾行可法也而化則不可企雖夫子未嘗絕其知然闇昧者無以及即深潜者亦難以及也夫子未嘗峻其行然馳鶩者無以及即純粹者亦難以及也子不知夫子曷不觀之天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一天而已何子言之不慎也

子貢曰君　　劉駿

夫微之顯　此夫

劉　駿　第十五名

有不終於微者一實理之所為也夫泥為微則近於虛而執為顯則又近於迹也夫微之顯何莫非誠之所表著哉今夫盈天地之間何者而非實理之所為哉不墜於聲色亦不淪於形象不滯於有亦不終於無揔一理之相為流貫矣夫鬼神也自其弗見弗聞言之何其微也自其體物不遺言之又何顯也然非微自為微也亦非顯自為顯也是非微者一理也而顯者又一理也至無能寓至有則微之中藏有顯至實本於至虛則顯之機始於微若是者何也所謂誠也是耶非耶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然一則靜而專一

則動以直止此一理昭著於於穆之中則陰陽皆至實也天下惟虛則暫暫則不可以袰著若誠則實之至也舉凡萬有不齊之物何一而非此理之彌綸而上蟠抑若咸圜於變化之內而不覺其變化之所自来立地之道曰剛曰柔然一則隤以確一則翕以闢止此一理流行於坤輿之上則剛柔皆至實也天下惟偽則息息則不可以驗外若誠則實之至也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倫何一而非此理之磅礴而下際抑若群入於鼓舞之中而莫測其鼓舞之所自起蓋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夫誠即微也不可揜即顯也信乎其德之盛矣乎

民事不可　一節　　劉駿　第十五名

重農為為國之本徵之詩言而有合焉蓋使民事而可緩也則詩又何必諄諄言之觀於乘屋播穀數語民尚如此為國者可知矣嘗謂生民者在天地而勤民者在君相學者往往留連四始六藝之中而知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風俗美故為國者之所宜急講也君問為國乎為國者往往崇尚富強而踈畧於民事而草野不獲享樂利之休此遺本之患也今也當秉乾出治之始而慨然取所為民事而急圖之為之墾石田為之儆游惰為之寬力役為之薄賦斂靡徒以事為民之

事也而不嘗若君之事矣而寧敢緩焉為國者又往往修言政績而苟且於民事而百姓不獲蒙養恬之澤此又失實之患也今也當總離出震之日而毅然取所為民事而豫謀之為之以勸為之以儉為之開本富以裕其源為之廣末作以通其意君之急民之事一如民之自急其事也而寧忍緩焉獨是此民事也予今日言之古人已有先我而行之者也君今日能不緩之則古人已有先我而言之者也當日者冲人踐祚老臣入告此豳風七月之詩所為作也曰于茅者不遑朝也曰索綯者卜其夜也曰乘屋者欲無曠時也曰播百穀者不忘農事也滕也叔繡之裔周之子孫也篇什猶存其以詩言而動法祖之思則吾言為不虛矣

民事不可　劉駿

子貢曰君　升也

書一房羅源縣知縣陳于宣閱薦　何維颺　第十六名

不知而輕議聖為示以聖德之猶天焉夫子禽惟不慎言故敢輕議夫子也豈知適以自形其不知而於夫子猶天之德何損乎且吾人衡論人品謂是品因論而定也而不知論實由識而生苟其人德量曼絕而我輒肆譏評則在我本以觀人人即以我之觀人者轉而觀我將何以免寡昧之譏而窺神化之詣乎予以夫子豈賢於賜乎過矣予過矣予言之不慎亦已甚矣豈知言之所關何如乎流品混淆非出一言無以定其高下我寔有苑已灼見之識與為鑒別則揄揚所加固無溢美之詞即譏貶所至亦非失實之

論則哲之名由此而歸也而不然者非其人而敢於毀之與非其人而敢於譽之毀者既笑其疎譽者亦病其昧也夫祇此一言之昭宣耳而榮辱攸關乃在此也烏容忽視也褒貶難憑非出一言無以辨其真偽我實非黨同附和之見與為品題則抑其所共尊而天下不敢以為苛即揚其所共卑而天下亦不敢以為誣精明之識由此而全也而不然者憑臆說以進乎其人與憑臆說以退乎其人進者迷其卑近退者實昧其高深也夫猶是一言之擬議耳而得失懸殊乃如此也柰何疎畧也且夫子之為夫子固非可一言以較其優劣而亦豈可一言以罄其崇隆哉初無矜奇絕遠之事以窮人之神智而明物察倫舉斯人所探賾難悉者至夫子而思慮俱忘曠然會之於意念之間焉此寧有象迹之可求乎引而不倦者樂育之深心從而末由者峻絕之德量想彼詣力恍若蒼蒼垂象而層級不存焉已耳不過易知簡能之理以率循於日用而行著習察極古今所體備難盡者至夫子而從容以幾悠然得之於俯仰之下焉此豈猶仰企之可臻乎循之非遠而拾級者難至察之非深而攀躋者無從追彼化神不啻高高上覆而心力俱廢焉已耳子今者一言不慎妄譏夫子是猶不知天之不可升而自取不知之誚也其何傷於夫子之不可及哉

手貢白君　何維颺

夫微之顯　此夫　何維颺　第十六名

以誠明鬼神而鬼神皆中庸之道矣蓋使鬼神非誠則亦終於微已耳何以顯而不可揜乎然則鬼神皆道也何費歟且吾觀天地之間竊疑虛實之異其用也實者昭於衆著而虛者淪於隱寂是以幽渺之事君子不道若夫以至實運乎至虛而彌綸布濩粲然於俯仰之下則又何虛非實而烏容岐而二之乎鬼神既不見不聞而體物如在矣當其形聲俱冥幾謂鬼神之盡藏乃藏者藏矣而莫窺而莫可極者充周而著其用則不得謂鬼神之終於藏也及其發育流行咸謂鬼神之昭著乃著者著矣而靜深而不可測

者蘊蓄而歛其化則不得謂鬼神之始於著也然則鬼神蓋微而之顯乎夫鬼神也何以微而能顯哉蓋天地間無虛偽之道析而為陰陽分而為五行皆此為物不貳者以為之宰而鬼神寔往来乎其間則鬼神初無離誠而獨為鬼神之時而凡精氣遊魂皆誠中自然之燦設也人第見兩間周遍謂鬼神之自為呈露也抑知惟誠故有是呈露歟宇宙内皆寔理之為由一而之兩由兩而之萬豈有矯飾虛假者得以相參而鬼神乃屈伸於其内則鬼神亦無離誠而别為體物之理而凡絪緼变化皆誠中必至之功能也人第見品彙裁成謂鬼神之自為發皇也抑知惟誠故有是發皇歟吾於是而嘆誠之所該者廣也夫幽深不測莫甚於鬼神而誠乃統於其中則知與知與能即為上蟠下際之理而原始以悟其来要終以識其徃此誠中自無絶續矣吾於是而嘆誠之所関者重也夫運行不息莫過於鬼神而誠實貫於其内則知察天察地祇此至中至庸之道而與物為體不與物為盡此誠中無分久暫矣則甚矣道之費也

夫微之顯　何維颺

民事不可　一節　第十六名　何維颺

為國者重農詠詩而得其意焉夫民之所重者事緩之其可乎詩言具在其意不有可思哉甞觀今之為國者皆曰相國勢之所急而圖之矣然圖之而非其所急不如其勿圖也夫民為邦本食乃民天古之大臣深得此意往往著之篇什以為諷諭其言至深且切也公問為國乎思天所以為民立君之意一民饑皆曰已饑一民寒皆曰已寒本無舍置閭閻而別求謀國之理思民所以仰給君上之心二十以內君所長六十以上君所養亦無泛視民生而可為治國之謨然則民事其何可緩乎嘉種誕降以來即以樹藝

者普美利於兩間然使造物降之康而蔼堂奪之粟將民有生而不能自謀矣夫菑畬耕穫所關至鉅一日緩之其失豈獨在經野乎来牟率育之後咸以胼胝者謀乃粒烝室家然使曾孫勸於野而司空召於朝將民有力而不得自盡矣夫仰事俯育所賴甚重一朝緩之其弊豈徒在草野乎昔者元公嘗以此告孺子王也今約述其詞有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抑何深宮之中不忘民間之務乃爾乎夫我周以農事開基則田家之作苦亦其子孫所習聞而朝夕告誠猶必傳之詩歌以誌不忘可知秉耒三推上古無不重農之天子而繼統造邦總不得視為泛

圖小民終年勤劬則歲晚而務間亦其意念所必至乃夙夜徬徨猶不憚其拮据以俟耕作可知沾體塗足古今無不力田之小民而輯寧撫綏更無容置為末務公其於此加意焉而可矣

民事不可

何維颺

書二房江西建昌府南城縣儒學教諭劉思敬閱薦

第十七名　林　信

子貢曰君　全節

欲知聖者當慎言即聖德之如天者以曉之焉夫聖至夫子洵乎其不可及也則言夫子者固可不慎乎擬之於天賜所為知足以知聖也曉子禽意謂當吾世而有我夫子焉固千百世中不一見之聖人也及吾身而得從夫子遊焉固千萬人中不恒有之遇也宜夫知我夫子者莫如吾徒矣而顧乃淺測其高深若以為人事所可及吾恐其欲附於知人之明而反來失言之誚也已有如夫子非吾黨所仰之如天者哉何今日者子忽有為恭之說抑何其不慎於言耶夫君子固無易由言者也且言之得失豈必在多乎

一言而得所得不過一言耳然而人以為知矣一言而失所失亦不過一言耳然而人以為不知矣是言之知不知關子一人之重輕已不可忽也乃言之出於知而入於不知遂掩吾夫子盛德之光輝又豈可易乎然子已不慎其言若此矣惜哉其不知夫子也今夫人之詣有可以躋而至者以其有塗轍之可循也有可以企而登者以其有節序之可進也有不可驟至而猶得層累而幾者以其非負絕之境峻極之觀也若夫天何如乎而謂可階而升乎吾以為夫子矣不可及也亦若是則已矣蓋夫子以天縱之聖集帝王師相之成其前無所襲其後莫能繼其知化而窮神也莫識其所以然之故其盡性而至命也莫得其所從入之途吾見其攀躋之無所自也吾見其一間之不易達也惟吾與子日侍夫子如日遊於天之中雖欲出一言以贊其崇高頌其廣大猶恐於君子慎言之道未有當耳柰何擬聖不於其倫以自蹈於不知之歸乎則吾請與子究觀夫子可乎

子貢曰君　　林　信

夫微之顯　此夫　林佶　名　第十七

究鬼神之所以顯一誠焉盡之矣夫理未有不存於微而發於顯者觀鬼神之不可揜何莫非誠之所為乎中庸指之以明道也以為盈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非理無以載氣非氣無以運理二者固未嘗有離也然人往往岐視之而莫得其顯藏之所自則凡羣類之粲設於兩間者皆以為非斯理之所為矣是豈知夫造化之大原也哉吾言鬼神而寔驗其體物之盛如此是何其德之不可揜也乃世之疑鬼神者多求鬼神於不可見則謂其微而莫視矣而不知凡物之可見者孰非鬼神之可見者乎世之惑鬼神者多

索鬼神於不可聞則謂其微而莫聽矣而不知凡物之可聞者孰非鬼神之可聞者乎是鬼神雖微而實至顯也君子於此可以觀誠矣蓋誠固無物不有者也自宇內之飛潛動植以及吾人之耳目心思何一不有至實之理充周於其中特人不信鬼神而因以為非誠耳若即二氣之翕闢以驗鬼神於動靜之際則知一物各具一鬼神而一物一誠也萬物共具一鬼神而萬物總一誠也誠豈有或隱之幾也哉抑誠固無息不存者也自當前之盈虛消息以及千古之變化屈伸莫不有无妄之理以運行於其內特人震於鬼神以為非誠之所能盡耳若即五氣之順布以觀鬼神於蕃

變之間則知一息此鬼神一息此誠也萬世此鬼神萬世此誠也誠豈有或間之時也哉是以王者嚴昭事於鬼神非以邀福也所以藏吾誠於夙夜而徵幽明之罔間聖人凜對越於鬼神非事虛文也所以通吾誠於感格以明隱顯之一源蓋鬼神即誠而誠不可揜乃鬼神所以微而顯者也誠之為道大矣哉

夫微之顯　林信

民事不可　百穀　　林佶　第十七名

民事當亟圖周詩可証也夫民事君之所當重者也讀豳風之七章而民之不緩其事已如此君顧安得緩之乎今夫君民一體之誼凡謀國者類能言之然臣獨以為民可不必有待於君但當自盡其事君亦不必有予於民但令民得自盡其事則為國祇所以為民而為民者俾民得自為焉斯可矣君今日者嗣侯服之始而銳意於求莫此君之勇於有為者也而念國本之攸關則實有綢繆之至計處積弱之勢或思致於富强此君之急於自為者也而體與情之疾苦則尤有久大之良圖臣望君之留心於民事也夫

以君問為國而臣祇曰民事君問國事何亟而臣祇曰民事不可緩此其說似乎非愚則迂然臣顧以為無易此說而且願君之亟之者則又何也君獨不聞周之先公寔重民事乎既勞來勸相使盡力於南畝之中而復歌咏艱難代抒寫其拮据之致如豳風所咏晝于茅宵索綯亟乘屋以為播穀地者皆田家事於國計似不相涉然計當日者民不安暇逸而宵且不忘於耕田鑿井之為則國必致於殷阜而補助足廣曾孫之賜可知也民不憚勤勞而胼胝不違於築場納稼之秋則力有餘於征繕而賦稅足供軍國之需又可知也豈非不緩民事之驗而國與君將重賴之乎然非君以為不可緩則民安得自為不緩之計非君與以不緩則民亦安得慰君以不緩之圖蓋君民一體之誼未嘗不相與以有成者也君曷留意焉

民事不可　林佶

子貢曰君　全節

易一房閩縣知縣和氏璽閱薦　陳亨造　第十八名

言之不可輕也為極擬以聖德之難幾焉甚矣夫子固未易言言夫子亦不易也擬其不可及於天而一言敢不慎哉子貢意謂聖人之德化不可為淺言之而無當者極擬之而莫並則夫扶不明之識以妄議於不可幾之詣毋怪乎其說之紛紛而固所凛也子禽何輕於言夫子乎夫子崇隆可仰贊頌幾於難名而可徒滋其臆說夫子攀躋無從擬議為之俱窮而乃妄舉以相衡且子頎未知言之所係耳為知在一言為不知亦在一言君子所為兢兢乎此者誠慎之也不慎是自取愚昧之譏也而曷足窺乎夫子不慎

是自跡知聖之哲也而又何損乎夫子吾思夫子其知生知也詣極於不思也其行安行也功成於不勉也人有終身所造或一望而越或一蹴而企非其徑捷地則卑也夫子其化不可測者乎而何以及之乎或歷級而登或層累而至非其途寬境則邇也夫子其神不可為者乎而何以及之乎愈求而愈遠不知絕詣之何際共觀而共見不識衡量之何端今夫天巍巍在上仰而彌崇其階也何在其升也何由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亦猶是焉而已人雖至知而語以天之可升則未有不愕然駭者以天之必不能及也千古此夫子千古此天也人雖不知而語以天之不可升則未有不確然信者以天之從未有及也人世有夫子人世有天也子何不慎而輕於言夫子耶

子貢曰君　陳亨造

夫微之顯　此夫　陳亨造　第十八名

微達於顯鬼神也一誠而已夫微莫微於鬼神也乃體物不遺非誠而何以若是之顯而不可揜哉今夫天地間無鬼神也而盈天地間無非鬼神也物不自成有氣以成之氣不自行有理以行之即氣以觀理吾得推論鬼神而切指其所以然者矣至無者鬼神也乃至無者為至有之所自生至虛者鬼神也乃至虛者為至實之所自存故不見不聞微之至也而體物不遺又若是之顯而不可揜何哉自混元未開之初生無其生始無其始而造化隱於無迹迨太極既分而後陰有為陰陽有為陽而循環見其無端氣之凝

而聚也陰陽之合也然其合也非無自而合也吾思時序何以推遷而不息日月何以升沉而代嬗山川草木何以變動長養而無終苟無實有是合之理鬼神之功不能隨在而爍設如斯也此可以循端求也氣之返而息也陰陽之散也然其散也非無自而散也吾觀寒暑之何以有來而必往潮汐之何以有進而必退飛潛動植之何以形生氣化而無窮苟無實有是散之理鬼神之用不能無往不昭著如斯也此可以即物悟也何也誠也盖將自其虛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誠者而觀之則物與事皆無盡也而何其盛乎以鬼神之盛而不外一誠則知天下之物不

能離誠以為物而天下之事不可不誠以為功矣故中庸言誠之書也

夫微之顯

陳亨造

民事不可　百穀

陳亨造　第十八名

以農事立國本復引詩言民之不自緩者焉夫國以民為本則民事即國事也使其可緩則民之自急者豳風又何以稱乎今夫立國而謀其全固有萬事不遺一事之圖然謀國而籌其急尤有一事以立萬事之本此不特人主民依是念即以承平盛世元老陳謨亦未嘗舍是而入告也公問為國乎夫國之所重者惟民民之所先者惟事三時不勤民業廢矣吾思盈寧不慶於田間則持籌會計度支將有告匱之虞是民事之關於民者小而關於國者大也而區畫能勿速也五穀不登民志攜矣吾思耕餘不裕於黎庶

則給復蠲租王居難為数澳之舉是民事之係於民者輕而係於
國者重也而籌度可或忽也以廟堂之高而憂及草野則閭閻
敢自逸以君公之貴而計及農桑則愚賤益知作苦不然者元公
當日輔理承化豈無可施之經略制禮作樂亦有宜切之訏謨乃
值嗣王之賢宵衣旰食而猶必以民間之晝夜是究是圖乎而猶
必以于茅索綯之不遑是恤是念乎而猶必以乘屋播穀之勤劬
是陳是獻乎夫以築場納稼之餘不忘穡事之勞則臨時之胼胝
可知以塗手沾足之夫猶勤閒暇之力則勸課之疇咨可念公誠
有志於民事也則邑讀豳風之詩

子貢曰君　全節　劉　傳　第十九名

易三房廣東惠州府和平縣儒學教諭譚良珙閱薦

論人貴慎其言無妄議猶天之聖也夫君子一出言而知不知分
焉則論人皆當致慎也況夫子之不可及猶之天乎責子禽曰人
慎無輕議夫人也輕議夫人且不可而況於天縱之聖乎葢既為
天所縱則自與天同量而顧妄為擬議焉亦殊見其惑之甚已以
仲尼謂豈賢於賜有是哉子言之不慎也葢亦就君子觀之君子
之品初不因評人之言而定然所評而得其當則知之名以歸君
子之實亦不自論人之言而見然所論而失其真則不知之號自
至夫一言之得失知不知即此而分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子固

從事聖門之君子而固不慎於言如此毀夫子乎哉要亦所見之淺而未知夫子之不可及耳大凡境之成於有所積者尚可因所積而及之夫子何所於積哉非有意高自位置以不可及者阻人也而境有獨隆人自不得而及之其不可及也猶之蒼蒼在望者令人可觀而不可攀焉已大凡詣之高而有可量者尚得因所量而及之夫子寧有可量哉在學者日望聖域縱不可以不可及者自怠也而詣已獨絕即欲及之而終不得而及之其不可及也猶之高高在上者與人可企而不可登焉已盖不可階而升者天也而夫子猶是則雖欲贊歎焉而且無從矣亢乃以從事聖門之君子而不慎為置議何哉

子貢曰君

劉傳

夫微之顯　此夫　劉一傳　第十九名

究論鬼神之微顯而明其德之誠焉蓋鬼神之微顯即道之費隱也其不可揜如此孰非一誠之所運者哉中庸言誠之書也而其旨先於言鬼神發之良以鬼神者氣之為而所以宰是氣者則理之為也理立於無妄故氣雖泯其形聲而發越終莫得而圉焉耳吾言鬼神之德之盛而有所驗有所証如此如此者可知鬼神之微矣物有微而終於微者若藏用為顯仁之本則微者不終於微也且可知鬼神之顯矣物之顯恆必始于顯乃瀰綸止陰陽之變則顯者不始于顯也孰主宰是而微者不終於微孰綱維是而顯

者不始於顯爲思其夫微之顯之故其殆本于一誠云誠通於於穆之表而常運於時物之間所謂萬物共一太極者此誠也誠分於形象之中而實基於乾元之始所謂一物各一太極者此誠也是故當其氣之通也無者復出而爲有夫其自無而有者鬼神運其機而鬼神所以運其機於不息者則誠主之也宇宙之事物無非誠之所克周夫誰得而揜之當其氣之復也有者復轉而爲無夫其自有歸無者鬼神司其化而鬼神所以司其化於不窮者則誠統之也古今之變化一皆誠之所發見又孰從而揜之其不可揜如此夫則不見不聞者此誠體物不遺者此誠推之天德王道皆此誠而特於鬼神揭其要也故曰中庸言誠之書也

夫微之顯

劉傳

民事不可　百穀　劉　傳　第十九名

以民事策滕君引詩而愈知其不可緩焉夫國之所重在民民之所急在事亦可引詩而見其不自緩之情乎今之謀人國家者亦惟取權宜之術而次第行之耳若進以民依之當念則以為迂談而置之矣抑知事為經久之計雖今人之所迂實古聖之所急其入告之情迄今猶慇殷篇什中也君問為國亦知國之最重者在民事乎分屬微賤難辭稼穡之艱難民之事民自任之耳無煩我后之圖維也然亦思一體之謂何而頓恝然緩之乎則歷畝而行勸相臣實於君有厚望矣務屬纖細日殫婦子之勤勉民之事

民自弗遑耳夫豈深宮所能代也然厚生之謂何而可置爲緩圖乎則進閭閻而議農桑臣又欲君之敦本計矣而或者謂當紛爭之世處弱小之邦惟以補救之說進是但爲旦夕之計而非長久之謨豈知我周以農事開國其不緩民事者豈獨一世爲然哉臣嘗誦詩而至七月矣其言邠民之勞苦也當納稼之後而猶晝宵之靡寧于茅索綯無廢時也遇歲功之餘而乃來春之豫謀乘屋播穀無急事也邠民乎何其不自緩乃爾乎輔冲人以立國而所懇懃者不忘出作入息之常躬元老而陳書而所誥誡者惟此于邦衆趾之務良以民事即國事急之則王業以興民事即君事緩

之則治本以廢君其留意焉

民事不可

劉　偉

子貢曰君　全節

詩三房廣東惠州府海豐縣儒學教諭鄭　批閱薦　鄭國器　第二十名

不慎於言者未知聖之與天為徒矣夫言之慎不慎而知不知從此分焉夫子蓋猶天然誰則及之哉今夫言每持於所發而德恒震於所絕使以絕德為易幾斯已誣矣抑以絕德為吾黨之敬讓則然而更誕矣子承教日久而持議猶若此也亦見其惑矣何言之人固有違之數年而我友或大遏吾意之所期而相與震而嘆之其亦宜也乃不意以吾所師事之人謂不足以相難出諸知己之持贈矣人固有與之偶值而生平或未必吾意之所窺而相與漫而議之其亦已也乃不意以爾所北面之人而高深之頓忘即

在吾友之親炙矣爾試思之一言之間即君子之所為知不知也爾不慎其言柰何不知夫子并不知天哉夫夫子至德淵微即使妄為衡論亦何損其分量然而斯言之貽玷自不可追也古人所以致凜於向圭者誠以君子將於一言卜哲愚焉苟不知夫子未嘗絕人以攀躋而攀躋已覺其無途一若高高之在上也則多一二言毋寧少一二言耳夫子大道宏深即使靜心思勉亦難罄其精微然而易於由言徒自取戾也古人所以致慎於出話者誠以君子將於一言窺賢否焉苟不知夫子非不樂人以誕發而誕發已覺其無自不啻職覆之蓋高也則言之者有罪而聞之者足戒

耳且夫肆其口舌毀我夫子當世豈乏人也者然彼庸庸之傳吾何責焉耳爾則讀書談道儼負君子之雅望焉胡然莫捫其舌不曰峻極於夫厥唯夫子哉而曰謙尊而光厥唯賜哉是爾一日之失言即爾終身之失言也窮年莫殫思我夫子齊臣猶知道也者然彼悠悠之論何足重焉耳爾則言論丰采隱深君子之責備焉胡然不緘其口不曰克配彼天厥唯夫子哉而曰弟子不必不賢於師厥唯賜哉是爾今日之失一言吾願爾後日之慎百言也何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以天不可升此爾所知也以夫子不可及此爾所不知也毋怪乎言之不慎而為君

予所竊笑也實甚而今而後庶其加愼焉

子貢曰君　鄭國器

夫微之顯　此夫　鄭國器　第二十名

原微顯於誠德之所以盛也夫微則微矣胡以而又顯也要皆一誠為之此德之所以盛也歟且吾言鬼神之德既曰弗見弗聞似乎微矣又曰體物不遺似乎顯矣然微不自微必有所以微者顯不自顯必有所以顯者微不終於微顯不遽於顯必有所以不終於微不遽於顯者或者鬼神為之而不僅鬼神為之也吾是以論鬼神之德曰微曰顯而必原其本曰誠曷言乎微不自微也當見聞之惡泯視聽之莫加形返於無形聲歸於無聲不謂之微不可矣然謂終於微則又不可曷言乎顯不遽顯也當視弗見必有體

此弗見之物聽弗聞之物無形而有形無聲而有聲又不謂之顯不可矣然謂遜於顯則又不然其殆夫微之顯乎夫微何以能微顯何以能顯微何以不終於微而本於微顯何以不遜於顯而必於顯此所謂或皆鬼神為之而實不僅鬼神為之也何也非誠不為功蓋物必有所自始而始不自始必鬼神為之始夫始者鬼神也而所以鬼神則誠也一物各具一始則一物各有鬼神即一物各有一誠物物統具一始則物物統載鬼神即物物統載一誠且夫誠為之始非先立乎其誠而後鬼神應之也亦非既有乎鬼神而後誠宰之也蓋有是物即有是鬼神為之始有是鬼神即有是誠為之始豈有分給之勞而後見其充周無外也哉物必有所自終而終不自終必鬼神為之終夫終者鬼神也而所以鬼神者亦誠也一物各具一終則一物各有鬼神即一物各有一誠物物統歸一終則物物統載鬼神即物物統載一誠且夫誠為之終亦非先立乎其誠而後鬼神從之也亦非既有乎鬼神而後誠主之也蓋有是物即有是鬼神為之終有是鬼神即有是誠為之終豈非各足之境而時見其彌綸靡遺也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甚矣鬼神之德所由盛也

夫微之顯　鄭國器

民事不可　百穀　鄭國器　第二十名

大賢以民事昜君豳風可陳矣甚矣民事之難緩也乘屋播穀豳民何其急哉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爲民也使諉之於民而民必不忍諉之於君夫君諉之於民毋乃曰民之事乎而民必不忍諉之於君誠以君即代爲民謀而彼民自爲謀之心終切也况民之事即國之事而敢甘自暇逸其若求民之莫何而何居民上之爲也公問爲國夫國必有事而事莫先民臣嘗稽天之時盡地之利而思其所爲王制之所詳風俗人心之所繫而知其事不一大槩皆出於爲民蓋民事若斯之重也又嘗考之往古驗之今兹而

其間損益因革之大帝王升降之故而知其所為民事者亦不一大約其心皆切於不可緩蓋民事又若斯不可不重也臣雖未暇與公詳君當為民之事若者何以使民安於愚若者何以使民齊其智若者何以便於民若者何以不便於民第曰民事第曰不可緩公於此兢兢焉而所謂為國已無餘事矣脫令以為可緩也將閭閻自急其事何為乎且以為可緩也豳風所載欲為君者周知稼穡之難而備道田間之自急其事何為乎彼詩所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而即繼之曰其始播百穀夫曰亟者何也前此謀衣謀食不遑寧處唯是私豵獻豜之告穹築場納稼之云勞奚暇上執宮功為而茲幸矣我稼同矣此時而不乘屋日月其邁又將假載於南畝矣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播厥百穀又將自此始也夫以露體塗足之民當歲聿云暮之日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而況身秉國鈞而碩泛泛然不急為之所哉而不然者以彼成王之賢而且進七月流火之篇日諷誦於其側豈上古之世而好為君勞也耶君其冣諸

民事不可 鄭國器

[library seal]

凡事不可　鄭國器

茲特以所存者書諸

以質同世十月既望日今其會置上古以來詩篇

而道東國銘之道以然不意為以所被不然若大疑改之

始也大以雷霆筆足以當誌其方叢以藏思其志趣思其外

又將彼數於前故生建安建赫其轉筆題記有賢入學自之

矣顧上發宣之屬而云年矣茲藏同於此時而不東至日月其邁